

觐见吾母

关于敦威治仍旧不断发生的衰渎之举
以及莎布·尼古拉斯，还有她最喜欢的女儿

| | | | |
|---------------------------------------------|-------------------|-----------|---------------------|
| 译者 | Ra 酱 | 联系方式 | zhangyysem@163. com |
| 作者 | Richard Watts | | |
| 允许转载 | 是 | 允许制作小说或视频 | 是 |
| 允许修改后发布 | 否 | 允许商业用途 | 否 |
| 备注 | 转载请保留作者、译者名及本表格信息 | | |
| 仅供个人学习和交流，严禁用于商业用途，请在下载后 24 小时内删除，维护原作者合法权益 | | | |

本模组¹地点主要为女巫横行的阿卡姆，也有可能短暂拜访附近的敦威治村。和本模组集的其他模组一样，模组时间设定在 1928 年，不过如果保证事件发生的顺序的话，也可以改换到其他时间。

《觐见吾母》讲述的是一个看起来很正常的人，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是如何将克苏鲁神话相关的秘密深藏于心，甚至连自己都已经忘记了这个秘密。故事还讲述了敦威治一位衰渎的克苏鲁神话信仰者，以及她为我们的世界所带来的事物。

KP 信息

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 1907 年出生于敦威治。她是双胞胎之一，她的弟弟是从她后背上长出的一个畸形。这个怪异而萎缩的人形在米莉亚姆出生后不久就被切除了，不过除了米莉亚姆疯狂的母亲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个双胞胎弟弟活了下来，被养在赫特菲尔德家的阁楼里；米莉亚

姆也不知道它的存在，尽管它常常出现在米莉亚姆的噩梦中。

米莉亚姆的母亲是信仰莎布·尼古拉斯的邪教徒，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对双胞胎姐弟的出生。希拉里·赫特菲尔德读到了关于黑山羊如何通过人类产生后代，而后代又可以反过来产生一个新的腐坏与衰败之女神，引领世界迎接旧日支配者的回归的内容。在一次淫猥的仪式上，希拉里使自己受孕并生下了这对双胞胎。敦威治的好的本地人——和那些不那么好的本地人——对他们中出现的这起未婚先孕事件并没有在意。这种事情在他们这个堕落偏远的小村庄已经司空见惯了。

米莉亚姆的双胞胎兄弟仍旧活着，这简直是对命运的恶意与身上的伤疤的扭曲的嘲弄。那个怪物太过扭曲以至于不能被称之为，它长大后的成年体形态极为可怕。在禁锢它的布满蜘蛛网与霉斑的阁楼之中，欲

¹ 本模组为六版模组。

望开始滋长。它的母亲已经陷入疯狂很多年了，她的神智已经献祭给了一个更高的愿望——服侍黑山羊母神。希拉里与那个怪物生活在敦威治衰败的家里，等待着数个世纪前预言过的、他们一直为之策划的那场生育。直到最近几个月前，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还住在那里，照看她虚弱的母亲，全然不知自己怪物般的双胞胎弟弟的存在。

六个月前，畸形的怪物从阁楼里闯了出来，强暴了米莉亚姆。这件事非常痛苦而可怕，以至于米莉亚姆陷入了疯狂。她尖叫着跑进夜色之中，内心痛不欲生。曾经是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的这个女人发现自己来到了阿卡姆，失去了记忆，于是她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格来掩盖自己遭受的创伤。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就这样变成了汉娜·皮克林。她找了个住处，找了份工作，并为自己编造了一段过往。

然而，她经历的恐怖并没有结束。那场强暴使得米莉亚姆怀了孕，“汉娜”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这件事将会摧毁汉娜新建立的贞洁纯真的人设，所以每当她怀有身孕的事实威胁到汉娜的安全时，米莉亚姆这个人格就会出现。

米莉亚姆-汉娜由此过上了双重生活，以适应她的两种人格。当她是汉娜·皮克林的时候，她是一个恬静美丽的打字员，恰好住在调查员之一的楼下（因此可以将调查员导入剧情——见下方“与汉娜·皮克林相遇”一节）。而每天下班后，米莉亚姆的人格开始浮现，当她回到家时，米莉亚姆就获得了完

全的控制权。但是，米莉亚姆的神智被不可逆转地扭曲了，当她的人格占据主导时，她就会放纵自己进行淫荡下流的行为，来压制她由于被强暴受孕而蒙受的罪孽。但即使不停更换性伴侣也无法消减她关于那场强暴和强暴了她的那个可怕的怪物的记忆。

在米莉亚姆-汉娜体内不断生长的那个违背自然的孩子开始对她产生影响。在最近几天里，汉娜的举止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古怪。最后，在新月之时，她被迫离开阿卡姆，来到了梅多山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阿卡姆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在急切之中，她体内的子嗣撕开了她的肚子，于是她死了。然后它前往了最近的水域，那是附近的垃圾场的一块低洼的被水淹没的地方。不久之后警方就发现了米莉亚姆-汉娜破碎的尸体；警方接到司机报案称，他看到一个魂不守舍的女人朝镇子北面走去，自己差点撞到她。

现在，子嗣开始不断成长，等待着成为神明。同时，米莉亚姆疯狂的母亲希拉里在梦中感受到了子嗣的降生。她很快离开了敦威治来到阿卡姆，来举行仪式，完成未来的女神的最终转化。米莉亚姆可怕的双胞胎弟弟被留在了敦威治，调查员去往敦威治调查米莉亚姆悲惨的过去的时候可能会遇见它。希拉里最终的仪式不但包括那个子嗣，还会召来莎布·尼古拉斯本身来促使子嗣转化为脓液之母。如果调查员没能利用从敦威治坍塌的赫特菲尔德家宅里发现的信息阻止仪式的话，一个新的恐怖神明就会降临世间，旧日支配者们苏醒的时间就会更加临近。

事件顺序表

1907 年 2 月 1 日：这天晚上，敦威治旁的山顶上出现了怪异的火光和恐怖的尖叫声。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召唤了莎布·尼古拉斯并受孕怀上了双胞胎。她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此事。

1907 年 10 月 31 日：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和她的双胞胎弟弟出生于敦威治。“医生”塔克·琼斯进行了接生，并进行手术切除了米莉亚姆后背上长出来的东西。接下来 20 年里米莉亚姆和怪物各自长大。米莉亚姆并不知道自己的兄弟仍然存活，被精神状况日益恶化的希拉里养大。镇子上开始流传起关于米莉亚姆不知为谁的生父的传言。

1927 年 11 月 15 日：在暴风雨中，怪物从阁楼里逃了出来，强暴了它的姐姐。米莉亚姆被这场攻击吓疯了，并且怀上了身孕。她逃到了阿卡姆。

1927 年 12 月：米莉亚姆遭受的冲击使得她分裂成了两个单独的人格。贞洁的汉娜·皮克林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快米莉亚姆这个人格就潜藏起来，被新人格忘记了。接下来几个月里她为自己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1928 年 2 月：当汉娜意识到自己怀孕时，米莉亚姆这个人格就又浮现了出来。很快，她就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以应付她分裂的人格的需求。在白天她是汉娜，恬静而庄重，对怀孕之事毫不知情，甚至不知道米莉亚姆的存在。到了晚上她就会变成疯狂的米莉亚姆，在阿卡姆的街上徘徊，勾引男人。

1928 年 4 月 15 日：在午夜时分，米莉亚姆-汉娜体内的子嗣开始控制她的心智，逼迫她远离人群。在阿卡姆郊区，它撕开了她的身体，挣脱了出来，爬到了附近的阿卡姆垃

圾场。在那里它开始了成为神明的变形阶段。同时，在敦威治，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的心灵感知到了子嗣的降生。她动身前往阿卡姆来协助最终的转化。在被留下之后，米莉亚姆的怪物双胞胎弟弟从家里逃离出来，开始在附近捕食小动物为生。调查员在这一天被卷入模组事件。

1928 年 4 月 16 日：汉娜怀孕的新闻广为人知，同样传开的还有胎儿消失了的事情。子嗣向外散播着精神讯号，召唤着食物。在敦威治，人们发现了怪物进食后留下的残骸，这引起了恐慌。关于一种新的恐怖生物的传闻在紧张的敦威治居民之中流传开来。

1928 年 4 月 17 日：这天晚上，除非调查员能够成功阻止，否则子嗣就会在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举行的仪式的帮助下变身成为女神。本模组提供了数种阻止这一过程的方法。

子嗣

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与她疯狂而畸形的双胞胎弟弟所生下的东西可不是普通的怪物。双胞胎姐弟的疯母亲希拉里·赫特菲尔德许多年前曾在敦威治村外的树林里举行过一场亵渎的仪式，在仪式上受孕于莎布·尼古拉斯。希拉里疯狂的自我使得她接受了这位外神的黑暗赠礼，她将通过她的这对儿女产生出一个预言，预示世界的终结。

子嗣在米莉亚姆-汉娜体内生长的五个月时间里，它的体积变化不大，只在最后突然加速长大，但它身为异种的能力则以可观的速度迅速发展。在它即将出生时，它已经强大到能够控制它的母亲的心智，尽管它的母亲并不情愿。在它出生一天之后，它开始

通过精神把猎物召唤到自己身边，并以吸引来的小动物为食。子嗣不会在物理上吞食食物，而是会吸干猎物的生命力（POW），只留下枯萎干瘪的躯壳。

在为子嗣举行最终的仪式之前，子嗣都无法成为神明。在此之前，它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发展自身的物理形态上。在它 15 号出生的时候，子嗣的体积跟一个大葡萄柚差不多，瘫软松弛的身体上长着许多触手，有的蜷缩着，其余的则在末端长有钩爪。子嗣正是用这些钩爪撕开了母亲的肚子并杀死她的。一些人体器官卷在了它的身上，随着它爬离尸体而被一并卡住带走了。它找到了最近的水体——附近垃圾场被水淹没的一片区域，并在那里开始慢慢长大。到了 16 号，它丑陋的液态的躯体已经盖满了这个污浊的水池的底部，浸没在黏液与恶臭的污泥之

中。它长出了眼睛、嘴巴和更多的扭动着的触手。到了 17 号，它已经成长完全了。接下来它等待着祖母的转化之歌——以及莎布·尼古拉斯的现身——来让它转化成为神明。在那之后它将被称为脓液之母，是世界末日的预兆之一。

调查员导入

模组起始于 1928 年 4 月 15 日早上的汉娜·皮克林遇害案。应当在汉娜·皮克林惨死之前就介绍她与调查员认识，来让事件显得更有戏剧性并给调查员更多调查她的死因的理由。最简单的方法是让汉娜与一位或几位调查员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这样很容易就能介绍她与调查员认识，例如调查员在游戏内时间几个月的日常生活中在楼梯上会偶然遇见她。让这个角色显得真实而普通，这就会增强她的死讯所带来的效果。



与汉娜·皮克林相遇

调查员之一住在一栋公寓楼或寄宿公寓里，他家楼下有一个邻居名叫汉娜·皮克林。在信箱上，她的名字就在这位调查员的旁边。调查员最好曾经遇见过汉娜两三次，可能是在早上下楼梯的时候遇见她，或是在去取信的时候遇见她，等等，当然这都发生在她惨死之前。调查员一般都在她离开家去上班之前看见她。她上班的地方是东柯尔文街的威利斯-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律师事务所，她在那里担任打字员。

汉娜是一个小小个子的苗条女性，还有几个月就满 21 岁了。她留着长长的金发，而不是时下流行的波波头。她有些害羞，很少直视别人，即使偶尔直视别人通常也是把眼睛挡在头发后面。她的左肩比右肩稍高一点，走路略微颠簸，重心朝右腿倾斜。汉娜穿得很整洁，但很朴素。她总是穿着保守而颜色单调的衣服，并且不愿意接受走上前来年轻的男子的调情。一旦有人这样做，她就会红着脸拘谨地走开。

调查员上次碰见汉娜的时候可能是在她死之前的一两天。他（通过【侦查】检定）会注意到她有点变胖了，不过她的脸庞还是和之前一样瘦削。【心理学】检定可能会看出她精神状态很脆弱；她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很勉强而不自然，她的笑声也很做作。她不理睬任何关于她的身体状况的谈话，而会边走边说自己感觉再好不过了。之后调查员就没再见过活着的她了。

协助警方

4 月 15 日凌晨 3 点，跟汉娜住在同一栋楼的那位调查员会被敲门声惊醒，从而得知汉娜的死讯。敲门的是丹尼斯·斯波尔丁警佐，他个子很高，看起来很憔悴，面容饱经风霜。调查员会认出他是这片街区的巡警。他会为这么晚打扰调查员而道歉，接着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关于汉娜·皮克林被杀一案的信息。由于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毫无疑问调查员会非常震惊地得知，大约两小时前汉娜·皮克林被发现死于阿卡姆垃圾场附近。

斯波尔丁警佐会不请自入地进屋喝杯咖啡，然后问调查员一些例行问题。他看上去非常需要喝点咖啡，把咖啡杯朝嘴唇端去时手都有些颤抖。他在阿卡姆出长大，汉娜谋杀案的血腥恐怖显然让他受惊不浅。这是他见过的最可怕的事情，而且对于一个加入警察队伍就是为了帮助他人的人来说，这令他非常不安。当搞清楚调查员基本上完全不了解汉娜之后，警佐会询问调查员最近几周是否看到过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出现在公寓楼附近。当斯波尔丁警佐觉得调查员提供不了进一步的帮助时，他就会离开。他会告诉调查员，如果调查员想起任何有用的信息的话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进行【灵感/2】检定的话，调查员会意识到自己从未在天黑之后见到过汉娜。

如果到了 4 月 15 号中午，调查员还是没有决定开始自己调查这起谋杀案的话，就会迎来第二个访客——本地区最著名的调查员，曾经因杰出的侦探才能而上过报纸头

条的阿卡姆探长，路德·哈登。

哈登走近时一副遮遮掩掩的、还有一点负罪感的样子。尽管中午的太阳让周围越来越热，他还是穿着一件带腰带的大衣，帽檐拉低遮住了眼睛。当哈登走近时，他拿出了几张报纸示意调查员看一看。见下方**分发材料#1**和**#2**。

分发材料#1

阿卡姆打字员遇害

阿卡姆讯——今日凌晨，警方在阿卡姆郊区发现了 20 岁的汉娜·皮克林的尸体。最近六个月来她一直居住在阿卡姆。尸体显然在死后被凌辱了一番。可怕的凶案现场不禁让人回想起了 40 年前伦敦的开膛手杰克。还没有找到皮克林小姐的家人，不过他们得知女儿惨死时的悲痛情状可想而知。警察局长阿萨·尼克尔斯公开发表宣言称，“应对此事负责的那个杀人的疯子肯定是个外来者，或许就是那些被吸引到金斯波特的所谓艺术家，那群毫无道德的肉欲主义者里的一个。”尼克尔斯局长保证，杀死皮克林小姐的凶手很快就会被缉拿归案。阿卡姆市民只能祈祷他说的是真话了。

分发材料#2

可怕的谋杀案！

警方被凶残袭击所震惊

20 岁的汉娜·皮克林小姐的尸体于今日凌晨 1 时被发现于阿卡姆镇垃圾场附近的北加里森路旁。官方称发现尸体时其死亡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发现尸体的埃德蒙·哈里克警官说，“我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做出这种事的人简直禽兽不如。”记者认为这场凶案本质上残忍无比，其细节不适宜刊载在家庭报纸上。本案凶手身份尚不明确，目前依旧在逃。

在调查员阅读了报纸文章后，哈登会说，他希望调查员能帮忙私下调查这起案件。这起案件被正式移交给了麦克斯韦尔·斯威尼警探，但哈登很担心斯威尼能否应付得了这起案子。哈登很欢迎再来几个人帮忙调查这起案件，当然是非官方的，与警方调查完全分隔开的。哈登不会直说，但他会保证，如果调查员帮忙的话，他们将来就会有一个警局的好朋友了。

哈登会很愿意向调查员透露任何额外信息。见“警局”一节。

最初的调查

调查员关于此案最初的线索包括：汉娜·皮克林的公寓，汉娜最后的行动，案发现场，汉娜的雇主——威利斯·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律师事务所，以及阿卡姆警局。这些线索分别列于下方。**分发材料#1** 出自于《阿卡姆广告人》，**分发材料#2** 出自于《阿卡姆公报》。

警局

如果调查员不是在路德·哈登请求下开始调查这起谋杀案的，他们可能不得不前往阿卡姆警局来获取更多信息。

阿卡姆警局上下都为汉娜·皮克林凶杀案之暴虐而惊惧不已，他们将尽其所能在凶手再次作案之前将其逮捕。和调查员已经见过的斯波尔丁警佐一样，大部分警员都为汉娜死状之残忍感到震惊。这种案子可能会发

生在纽约或者波士顿之类的大城市，但不应该是阿卡姆这种宁静的地方。

不幸的是，杀死汉娜的生物来自她的体内，因此并没有留下任何踪迹来让警方发现，甚至连凶器都找不到。即使是在这些训练有素的人看来，汉娜也应该是被什么凶恶的疯子杀死的，凶器八成是带锯齿的刀子，或许就是猎刀。没有人想到这是爪子造成的伤口。警方调查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凶手是人类的假设上，而当他们发现汉娜怀孕之后，他们就开始找所谓的男朋友了。因此，他们一直错得离谱，根本不可能接近真相，除非调查员引领他们揭露真相。就算到那时候，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想要参与警方调查的调查员可能此前已经与警方有所接触了，或许就是在阿卡姆进行其他克苏鲁神话相关调查（如《黑暗敌手》）²时建立的关系。如果调查员没有跟哈登探长谈过话，那么他们之前遇到过的斯波尔丁警佐可以作为他们的信息来源，也可以从负责皮克林案的斯威尼警探那里获取信息。KP 要考虑调查员与警方之间的关系，并据此安排行动。

麦克斯韦尔·斯威尼警探

斯威尼不高不矮，身体瘦而结实。他的脸不宽，下巴棱角分明，左脸有一道伤疤，这是他在伊普尔参战³时被弹片划伤留下的。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剪得很短，紧贴头皮，露出一对招风耳。斯威尼的目光冷酷而坚定。他的制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服服帖帖。

斯威尼是个好警察，但他认同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是可以钻些空子的。只有明确触犯法律的事情才是问题，需要审慎地修正。斯威尼是一个严厉、聪慧而有能力的人。如果调查员一直站在他认为正确的一方，他就会是调查员的有力的盟友。

斯威尼刚刚来到阿卡姆不久，因此汉娜·皮克林的惨死带给他的触动相对较小。他在一战中前往法国参战，之后在波士顿担任警察，在禁酒令刚颁布的几年中一直负责的是处理小型黑帮冲突。当他住在阿卡姆的老母亲生病后，斯威尼就离开了波士顿警局，回到阿卡姆照顾母亲。在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母亲的房子并住了下来。他非常崇拜自己的母亲，几乎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房子里到处都挂着她的画像和照片。斯威尼平时对情绪的控制力极强，关于母亲的话题是唯一能够搅乱他的情绪的因素。

在斯威尼看来，汉娜·皮克林“谋杀”案并不比过往的其他伤亡案件更让他烦扰。与其他阿卡姆警探相比，他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所带有的感情因素更少，这也正是为什么他被指派负责这一案件。上司希望他的超然能够帮助他追捕真凶。不幸的是，斯威尼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不相信汉娜之死存在任何超自然因素，因此他会继续毫无结果地寻找一个人类凶手。尽管如果调查员有分寸地提供帮助的话他会愿意接受，但他不认为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给予相应的回报。

斯威尼的性格特质注定了他无法接受

² 本模组集的另一篇模组。

³ 指一战。

4 月 15-17 日事件

这一栏列出了汉娜·皮克林（也就是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死后展开的事件。这一系列事件会持续到 4 月 17 日晚间，届时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会到达阿卡姆垃圾场。调查员的出现可能会干扰一些事情的进展，KP 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以报纸文章的形式准备一些新的分发材料。例如，北森蒂纳尔街 89 号的房客们可能会告诉阿卡姆报纸关于汉娜-米莉亚姆的分裂人格的事情。

4 月 15 日

这是调查员参与调查的第一天。报纸报道了汉娜·皮克林被害的事情，整个阿卡姆都对此事议论纷纷。每个人都既震惊又愤慨。一小群人聚集在了已故的汉娜的家门口，狂热地想要看一眼这个被害的女孩的公寓；这会对也住在这里的调查员的生活产生很大妨碍。到了中午，警察来到这里阻止了闯入者。饭馆和地下酒吧里到处都有人聚在一起谈论这件凶案。至少一个人会谣传说开膛手杰克——那个从未真正抓捕到过的杀人狂——可能已经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了。这件事会是杰克的手笔吗？尽管听到这个推测的人都报之以嗤笑，但他们的眼睛却紧张地互相看着。警方找到了阿卡姆许多具有暴力犯罪前科的人逼问他们关于谋杀的事情，但没有人知道任何线索。

调查员这一天大多数时间可能都在打听关于汉娜·皮克林的生活与死况的消息，从她的家和她上班的地方开始。到傍晚时分，他们应该已经得知汉娜-米莉亚姆在法兰西山区的第二个住处了，或许甚至还能发现她的双重人格以及她出身于敦威治的事情。

分发材料#1 和 **分发材料#2** 都出版于这一天。

4 月 16 日

当天早上出版的《阿卡姆公报》刊载了一篇文章，揭露汉娜·皮克林死亡时已有身孕，警方尚未发现孩子的下落。见**分发材料#4**。这篇报道还称，汉娜的子宫被移除了，这也让人想起开膛手杰克的案件。警方目前的调查重点放在寻找汉娜的秘密情人上，他们认为是这个男人因为意外怀孕而杀死了她。汉娜从来没有什么秘密情人，尽管米莉亚姆有过好几个，但这条调查路线显然是错误的。阿卡姆的那些爱挑刺的人们对这一消息表示震惊，随即为这位未婚女子的不检点的情况而摇头咋舌。

当天下午出版的《阿卡姆公报》又刊载了一篇文章，称敦威治附近发生了奇怪的动物失踪事件。如果调查员还没有决定前往敦威治的话，可以把这篇文章给他们看。见**分发材料#5**。

调查员可能会在 16 号前往敦威治。在那里他们将会发现赫特菲尔德家族的秘密。同时，在阿卡姆，子嗣开始呼唤猎物，通过精神力把许多小动物（主要是宠物）吸引到垃圾场，吸收它们的能量。在傍晚过后，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垃圾场看守哈利·科芬的身上。直到第二天，阿卡姆人才会意识到这么多宠物的失踪。

4 月 17 日

到了这一天，阿卡姆人开始注意到他们许多人的宠物都失踪了。调查员会见到一个小女孩边在街上寻找她失踪的小猫边哭。接下来他们会遇到阿卡姆的捕狗人，他显得闷闷不乐，因为今天他没发现任何走失的狗。这一整天，每条街上都回荡着各种各样的人的声音——“我在这儿，宝贝！”当天下午的《阿卡姆广告人》登出了一篇小短文，记录了许多宠物失踪的事件。见**分发材料#9**。

调查员可能会调查这起事件，甚至可能会去采访瘦弱的奥斯古德小姐。他们会得知，并没有人见到过什么形迹可疑的大学生鬼鬼祟祟地走来走去。相反，大多数动物，包括奥斯古德小姐的羊在内，似乎都是被无声的口哨之类的东西带走的。不止一个养狗的年轻人会证实，他们的狗支起耳朵愤怒地吠叫，然后撒腿就跑——都是朝北跑——然后就再无踪影。

人类的无足轻重，也无法接受关于旧日支配者存在的可怕事实。这些事情将会破坏他的理性信仰体系，可能会让他陷入疯狂。如果他面对能够证明这些邪恶的事实的切实证据的话，他甚至会自杀。

如果斯威尼警探得知调查员们是哈登的帮手的话，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就会明显变得冰冷许多。如果他发现他们在参与警方事务的话，他会威胁要逮捕他们，他也不惮于使用恐吓和暴力来证明这一点。反抗他的调查员会被戴上手铐，或被打晕，或被戴上手铐打晕。至少他们会发现在斯威尼警探的命令下官方的调查渠道对他们完全关闭。如果调查员能询问哈登获取信息的话，这不算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激怒斯威尼会让调查员的【信誉度】下降 1D4，不过哈登的朋友能够在 1D4 个月后恢复信誉度，因为哈登会为他们说好话，帮助他们恢复名声。

路德·哈登探长

哈登探长在阿卡姆出生并长大，他对于自己没有指派负责皮克林案而感到十分生气。如果询问他关于谋杀案的事的话，他会嚼着烟生闷气。尽管哈登是探长，但尼克尔斯局长还是觉得让斯威尼代替他负责这起案件更合适，因为斯威尼的超脱可能会帮助他找到真凶。

如果调查员此前见过哈登（比如在《黑暗敌手》模组中），他就会成为此案重要的信息来源与助力；他甚至会请求他们调查这起案件，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即使调查员仅仅与哈登有点头之交，他们也会发现他很愿

意谈论案件的细节。如果调查员中有退休警官或私家侦探的话，哈登也会主动找到他们透露信息。这有一部分原因是想找人商量一下想法，另一部分原因是想要倾诉一下自己身上的压力与愤怒。尽管哈登是一个具有多年经验的老警察了，但那天发生的事情还是让他感觉需要放松一下，找人说说话。跟朋友喝几个小时咖啡就是哈登放松的一个方法，而这位朋友可能就是调查员之一。哈登也会愿意看到斯威尼以外的人解决这起案子……

哈登很愿意利用自己的名声来帮助那些跟他关系好到可以直呼其名的调查员，只要确保不会出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例如，哈登会给不愿合作的目击证人施加压力来让他愿意跟调查员谈一谈，或是允许他们进入那些闲人免进的区域（比如汉娜·米莉亚姆的住处）。

埃德蒙·哈里克警官

如果调查员要见哈里克的话，他们会被告知哈里克请了一周的假。发现汉娜·皮克林的惨不忍睹的尸体时，这位出乎茅庐的警官发出了恐惧的高声尖叫，直到将近三个小时后医生给他打了针他才缓和下来。医生要求他休假几天来从打击中恢复过来。

调查员要拜访哈里克的家的话，首先得过他寡居的母亲这一关，这是一个强硬的、对自己的儿子过度保护的女人；这需要成功的【信誉度】或【劝说】检定。除此之外，调查员还可以声称自己是执法部门人员，需要采访哈里克；这需要【法律】检定。哈里

克太太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女人，她不会想到要求出示证件或其他证明物。

埃德蒙·哈里克蜷缩在他从小睡的那张床上，房间里挂着高中足球队的锦旗和警校毕业典礼上他与母亲的合影。哈里克 21 岁，一头蓬乱稻草金色的头发，身体修长但笨拙，面容和善，态度友好。他现在只能小声说话，因为他之前连声尖叫把嗓子喊哑了。他刚当了一年的警察，汉娜·皮克林之死是他职业生涯中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事情。

对于自己第一次见到死尸所做出的反应，哈里克感到非常窘迫，“像个小姑娘似的尖叫个不停，”他厌恶地说。但随着他描述自己发现尸体的过程而在他头上冒出的汗水和在他眼睛里浮现出的神情表明，他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适，只是他不愿意承认而已。有司机报告称自己差点撞上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看起来显然精神不正常，于是哈里克被派去开车沿路前往梅多山。一开始他什么都没看到，所以他沿着老路继续朝镇垃圾场那边开。他几乎是立刻就注意到了路旁有什么东西。一开始他以为是什么垃圾——可能是裁缝扔掉的人体模型——从开往垃圾场的卡车上掉了下来。但当他停下车后，他意识到这不是垃圾。如果调查员要求他描述尸体的情况的话，哈里克会结结巴巴地开始描述他手电筒的光照射到四肢摊开的尸体之后目睹的情景——胃部被撕开了，泛着血光。肋骨被切断了，又向里面翻进去，看起来就像是旅行箱散开了一样。

在听哈里克描述现场时，成功的【心理

学】检定会发现哈里克隐瞒了现场的一些小细节。在至少 15 分钟的好言相劝外加成功的【心理分析】检定之后，哈里克才会透露出这段令他恐惧的细节；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哈里克的母亲也在房间里的话他是不会说的。“她的尸体上泛着亮光，”他低声说，“就好像有成百只蜗牛在她身上爬过去……之类的。这让我觉得……很恶心，你懂的。”（这指的是子嗣出生后留下的黏糊糊的胞衣，不过哈里克显然不知道这件事。）在透露此事之后，哈里克开始浑身发抖，陷入一种紧张的状态之中。几个小时后，他会从这种紧张情绪中恢复过来，勉强接受自己所目睹的这令人恶心的事情，几天后就会回去上班。

汉娜·皮克林最后的活动

到了 15 日中午，警方已经摹画出了汉娜·皮克林人生中最后一天的图景。她的同事说，她的行为举止很不稳定，脾气暴躁，那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面无表情地盯着空气发呆。她在正常下班时间下午 5 点离开了办公室。接下来有人看到她就是晚上 9 点钟的时候了，一个电车司机称目睹汉娜顺着北加里森街摇摇晃晃地走着，边打着手势边大喊大叫，就好像喝醉了一样。最后到活着的汉娜的人是一对夫妻，从镇北往镇里行驶；大约在晚 11 点刚过的时候，他们差点撞到了她。在黑暗中，汉娜踉踉跄跄地冲到了他们的车前面，地点是通向纽伯里波特的路上。这对夫妇报了警，因为当他们停车想要看看她是否需要帮助的时候，她逃开了。这件事就发生在梅多山南边，正是通往镇垃圾场的那个拐弯路口的南边，距离发现尸体的地方不远。埃德蒙·哈里克警官被派遣开车前去

调查，凌晨 1:30 左右，他发现了尸体。

汉娜·皮克林的公寓

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汉娜住在一间三居室公寓里——和调查员之一在同一栋公寓楼。她刚刚住在这里六个月。其中一半的时间她都在自己的另一个住处以另一个人格度过。调查员可以通过警方关系进入公寓，也可以强行闯入，或是【劝说】房东。

公寓的布置非常简单，毫无个性。除了衣服以及餐具和食物之类的日常用品以外没有任何私人物品：没有报纸，没有家庭合影，没有偏爱的破旧书籍，也没有任何“家的感觉”。床铺看起来刚刚整理过，不过摸起来有点潮湿。掀开床罩的话，会发现床上用品都滑腻腻的，长满了黑色的霉菌。【生物学】、【自然史】或【灵感/2】检定会得出结论：这么大规模的霉菌需要好几个月的累积生长。这张床就像是几个月前整理过，然后就再也没睡过人一样。

彻底搜查公寓会在枕头套里发现一本薄薄的日记。日记是以汉娜小巧整洁的笔迹写成的，里面没有揭露任何重要的信息，只有“擦窗户”“去干洗店取裙子”之类的提醒事项。不过，这本日记向调查员展现了汉娜的笔迹，可以供他们在模组后期发现米莉亚姆的笔迹时进行比对。

日记中一页的一角被撕掉了。如果调查员用铅笔轻轻地涂抹下一页纸的话，会显现出笔留下的压痕。能看出“北 哨兵”的字样，和一串难以辨认的数字。

如果彻底地搜寻整个公寓的话，【侦查】检定会从卧室壁橱里挂着的一件外套的口袋里找到从日记本里撕下的那张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北哨兵街 89 号, 5 号公寓”。这是在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人格占据主导时她所居住的家。北哨兵街位于密斯卡托尼克河南岸法兰西山区最破败的街区之一里。

威利斯-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律师事务所

汉娜·皮克林工作的这家律师事务所位于东柯尔文街 300 号，就在阿卡姆独立广场的街对面。汉娜死前六个月一直受雇于此，调查员可能会想要问问她的雇主和同事关于她的事情。

这是一栋新哥特风格的二层小楼，由黑色的石块筑成，有着高高的拱形窗。威利斯-沃姆伍德-斯克鲁布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799 年，自创立之时起就负有正派之名。

门厅里摆放着皮革椅子，一个矮小的白发绅士正坐在桌子后面在纸上匆匆写着什么。他穿着高领衫，戴着半月形绿色镜片的眼镜。这是本尼特·斯洛克姆先生，是事务所的一名年长的职员。他负责接待访客、安排见面时间和接电话，不过调查员会注意到他很不喜欢这一新发明——每次电话铃响起的时候他都被吓了一跳。他基本上不认识已故的皮克林小姐，不过他建议调查员去跟打字员主管切克利小姐谈一谈，她应该比其他人都更了解汉娜。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调查员要等一个

多小时才能见到人。只有在半个小时的午休时间或是在切克利小姐忙完工作后她才会跟调查员谈话。律师们则都忙于应付客户。

除了切克利小姐以外，调查员还可能选择与其他工作人员谈一谈：西蒙·R·威利斯，人力资源负责人；安妮·霍普金斯，和汉娜同为打字员；或者马修·爱默生，一个十几岁的邮递员。

露丝·切克利小姐

切克利小姐大约三十八九岁，身材瘦削，一头红发。她是一个坚定的独身主义老姑娘。她被事务所里的其他雇员当成怪人，不过她毫不在意。尽管露丝看起来沉默寡言，但她却是阿卡姆北部地下酒吧“芬纳餐馆”的常客，周末时她经常去那里随着波士顿来的最新的爵士乐团翩翩起舞。由于切克利小姐比一同工作的其他女性年龄大十多岁，所以她成为了三人中的主管（在汉娜·皮克林死后就变成两人了——切克利小姐和安妮·霍普金斯）。

露丝·切克利觉得汉娜是一个好员工，勤勉、羞涩而认真，非要说的话就是有点无聊。露丝曾几次邀请她一起去吃午饭，但都被礼貌地回绝了，因此露丝觉得她腼腆得让人惊讶；露丝也从没听她谈起过男朋友之类的事情。汉娜刚开始上班时打字水平并不好，但她很认真学习，几周之后她就非常娴熟了。汉娜总是准点上班，往往还会早到，而又经常是最后一个下班的。

然而，最近几周汉娜看起来非常心不在

焉，总是久久地坐在桌子前盯着空气发呆，既不说话也不干活。当询问她时，汉娜显得迷惑而委屈，不承认自己这样表现过。这个问题在她生前最后一天表现得格外明显，她的脾气也变得非常暴躁，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凶恶。切克利小姐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在困扰汉娜，不过汉娜被杀时她正打算跟威利斯先生谈谈这件事。自然，切克利小姐对汉娜之死感到很难过，打算去芬纳餐馆好好喝上几杯来帮助自己克服震惊。考虑到凶残的杀人犯依然逍遥法外，她决定乘出租车回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步行回家。

西蒙·R·威利斯先生

威利斯的办公室在二楼，屋里陈设着许多古玩，从菱形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许多复折的屋顶。威利斯是一位瘦高而憔悴的绅士，看上去教养良好，穿着一身裁剪妥帖的正式的西服。他几乎提供不了关于已故的汉娜·皮克林的信息。他记得六个月多一点之前汉娜前来应聘，并因其沉稳的特征和温和的性格而被聘用了。据威利斯所知，汉娜是一个文静而能干的人。自然，他也为她的惨死而感到震惊。

安妮·霍普金斯

这个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出身于阿卡姆世家。安妮高挑而苗条，留着波波头，颧骨很高。在汉娜死后，她就成为了事务所唯一的低级打字员，因此她希望自己能够升职。霍普金斯小姐举止庄重，但很有吸引力。她正在为自己寻找丈夫，并希望对方和自己一样有令人尊敬的血统。她觉得汉娜·皮克林非常庸俗，不过出于礼貌她并不想说死者的

坏话。但是如果对她施压的话，她就会承认这一点。

马修·爱默生

这个瘦高而笨拙的 17 岁年轻人每天负责骑着自行车满镇送信，开关邮箱，以及其他机械性的简单工作。他戴着领结，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留着并不适合他的平头。马修很容易脸红，一紧张就会口吃。如果调查员在办公室附近打听关于汉娜·皮克林的事，【心理学】检定会发现马修正在偷听；如果被发现的话，他会匆忙逃离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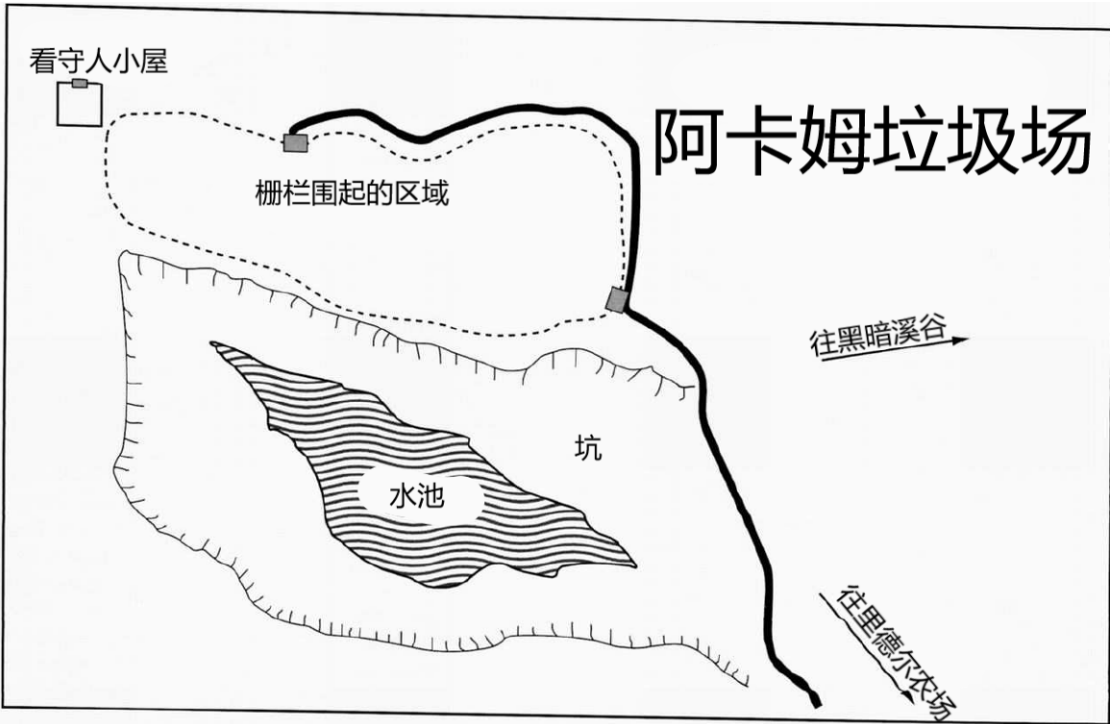
马修暗恋汉娜，因她的死讯而心烦意乱。如果调查员在储藏室之类的地方堵住了他，并且能够取得他的信任——或许通过【心理学】检定——他就会承认自己的感情。如果马修能够在调查员面前放松下来的话，他会提到他曾经在汉娜下班之后跟踪她回家，打算偷偷在她家信箱里放几朵花。奇怪的是，

在法兰西山区一栋破败不堪、摇摇欲坠的廉租公寓里。如果调查员询问的话，马修会给出这个地址：北哨兵街 89 号。

案发现场

汉娜·皮克林的尸体被发现于阿卡姆郊区，就在梅多山西南侧的路旁，阿卡姆垃圾场附近。距离这里不远处就是阿卡姆巫师集会成员聚会的黑暗溪谷；调查员最好不要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否则溪谷里令人不安的白色石头的景象会让他们噩梦连连。

阿卡姆还没有扩展到这么北部的区域；尽管这里间或有几栋房屋，但为数不多，而且都相隔甚远。这里居住的大部分都是头发花白的新英格兰农民，他们都被警方盘



汉娜没有住在（调查员住的那栋楼），而是住

问过关于凶杀案的事情了。如果调查员去询

问他们的话，答案也是一样的——没有人看到或听到过什么。

里德尔农场

距离尸体被发现处最近的房子也与之相距半英里之远。在这个风吹雨淋的破旧板房里住着的是蒙哥马利·里德尔，一个 70 岁的老农民。他家里还有一条叫谢普的狗，几乎和他本人一样老。谢普是一条牧羊犬，走路摇摇晃晃，呼吸上气不接下气，体态衰弱，但耳朵还算好使。当有陌生人来到农场时，它会用气喘吁吁的呜呜声吠叫起来。在警察来询问他之前，里德尔甚至不知道谋杀的事情。他每隔两个月才会去一次阿卡姆镇里，也从来不看报纸（他不认字）。如果调查员证明自己跟那些傲慢的城里人不一样，从而取得他的信任的话，老蒙蒂·里德尔会提到谋杀案发当晚他做的一个梦。

在梦里，里德尔发现自己浑身长出了很多巨大的疮，不停向外流脓，而自己即将溺死在脓液里。他觉得这个梦至少而言令他非常不安，于是大喊着叫醒了谢普。（由于他距离子嗣栖居的地方过近，里德尔无意识中被其散发出的怪异梦境所影响。在子嗣或脓液之母被摧毁或被遣离地球之前，他每天晚上都会做这样的噩梦。）

如果调查员在 16 号之后才来到里德尔的农场，他们会发现谢普不见了，老头子悲痛欲绝。

北加里森街

汉娜·皮克林的尸体是在通往垃圾场的路旁一棵高大的橡树旁发现的，垃圾场与里德尔农场相距仅有四分之一英里。除了大树底下新画的一圈白线以外，看不到尸体所处确切位置的其他迹象。站在树下，调查员能清楚地透过零星点缀着几棵树的田野望见垃圾场，也能看到两旁种满绿树的密斯卡托尼克河的弯道。树周围有许许多多的足迹，【灵感】检定能够得出这些足迹应该是警察、验尸官和像他们这样的好奇群众留下的。成功的【神秘学】、【人类学】或【历史】检定会让调查员想起，橡树受到老德鲁伊的崇拜，他们正是在这样的树林中进行献祭的。周围并没有哈里克警官提到过的黏糊糊的东西，也看不到凶手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足迹或其他线索。

阿卡姆垃圾场

垃圾场与汉娜死亡地点相距不远，细致的调查员可能会想要去看一看。垃圾场破败得一塌糊涂。它占据了一个采沙场的一半面积，但最深的地方如今已经被水淹没了。采沙场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倒闭了，土地被市议会买了下来，用作现在的用途。调查员一眼就能看到成堆的生活垃圾、成群的刺耳尖叫着的海鸥和恶臭绿色池水中沉着的一辆生锈的 T 型车。垃圾场三面都有陡峭的斜坡，北面的坡上有一片栅栏围起来的区域，里面堆着各种垃圾：旧车，冰盒，轮胎，和被丢弃的衣物。调查员在进行《黑暗敌手》模组调查时应该来到过这片栅栏区域。白天里，垃圾场里的生物主要是老鼠和海鸥；夜里则是负鼠、臭鼬和浣熊，偶尔还会有黑熊出没。

污浊而粘稠的池子里满是垃圾场流过

来的污水。池子里没有任何生物，至少正常时候没有。现在，子嗣栖居在肮脏的池底，几个晚上之后就会完成转化，成为女神。

垃圾场看守

霍拉斯·科芬（朋友叫他哈利）是垃圾场的看守。他住在一间废品搭成的臭烘烘的棚子里，棚子位于垃圾场北坡顶部用栅栏围起来的区域的远端。哈利身上非常肮脏，衣服上的污垢都结成了壳。他的脏乱的外表使人猜不出他确切的年龄，不过他大概 50 多岁。他皴裂的脸上满是胡茬，一头白发蓬乱而参差不齐。科芬总是在翻动垃圾堆寻找有用的东西（来卖给阿卡姆的废品商店），焚烧或掩埋垃圾，或是从一个小扁酒瓶里往嘴里灌过期的威士忌。他举止粗鲁，言谈很不礼貌。他不笨，但是缺乏正规教育，这使他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工作。喝醉酒之后，哈利变得像个哲学家；他藏有一堆翻旧了的大思想家的著作：柏拉图，施蒂纳，尼采，黑格尔，还有罗素。这些书杂乱地堆放在他的床垫旁边，旁边放着的是他同样宝贝的、但显然不如哲学著作深刻的色情小说。哈利可能还在为他不久前死在栅栏区域里的那几条看门狗感到悲伤；同样，在《黑暗敌手》的模组中，调查员也会知道为什么这些狗被杀死了。

如果调查员在 16 号之前前往垃圾场，他们会发现哈利·科芬状态不错，边绕着垃圾场巡视边喝着劣质威士忌酒思考人生。然而，当天晚上，成长起来的子嗣会在哈利的睡梦中吸干他的意志，从窗户里伸进来一条滴着黏液的触手勒死他。可怜的看守就这么死了，就像后来被子嗣无声的召唤吸引来的

那些小动物一样（见下方“腐烂之中”）。调查员可能会在 17 号发现哈利布满皱纹的尸体，损失 1/1D6 点 SAN。

北哨兵街公寓

汉娜的黑暗面人格所居住的那片街区里的住户主要是贫穷的爱尔兰和波兰移民。即使用最好的词来形容，这也是一个肮脏破烂的地方。

北哨兵街 89 号是一栋四层出租公寓，
【历史】检定会发现它建于 19 世纪 60 年代。它窄小的窗户上方伸出的是三角形的屋顶，露在外面的梁柱已经随着岁月而变黑了。古物研究者可能很喜欢这栋房子，但它比贫民窟好不到哪去：潮湿，破败，压抑。楼里的门安装得很不好，经常卡住。许多窗户早就破了，管子整天漏水，夜里还会发出汩汩的声音。到处都是老鼠及其他害虫。

楼的所有者与房东名为以西结·卡林顿，是一个喘气声很大的尖刻的人，住在一楼。包括阁楼和地下室在内的其余楼层都被租出去了。总共有六间公寓。楼的主入口是一条昏暗低矮的走廊，潮湿的灰泥墙上布满了霉点。卡林顿的屋门就在入口的里面，走廊里一条嘎吱作响的楼梯通往楼上。楼的后方的小院子里有一间公共浴室、洗衣室与厕所。院子里有一道门通往地下室，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个“6”。

这栋楼里的住户并不都那么好说话，调

查员需要有合适的理由才能到处打听问问题。可以用【信誉度】、【法律】或【劝说】检定来劝说、恐吓或忽悠各种住户对调查员开口。除此之外，如果调查员跟路德·哈登是朋友，他们会发现给哈登打个电话就能让一些人愿意开门，尤其是房东；有时提一下哈登的名字就足够了。如果涉及法律事件的话，北哨兵公寓里的奥赫恩一家会格外不愿配合（见下方描述）。

房东

房东以西结·卡林顿是一个乖僻恶毒的人，爱财如命，笃信宗教。他弯腰驼背，满头白发，鼻子长而突出，眉毛浓密。他说话鼻音很重。他的衣着和房间里的摆设都很陈旧，但是卡林顿本人其实相当有钱——他的公寓里藏着三千多美元。

卡林顿住在北哨兵街 89 号一楼的几个灰扑扑的房间里。他个人承担这栋楼里所需的所有维修工作，一般都是在需要维修的事发生很久之后，而且一般都起不到什么效果。70 岁的卡林顿曾经投资阿卡姆兴旺的工业股票而腰缠万贯，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萧条中跌破谷底，在那之后他就病态般的抱守着自己仅存的现金。在这期间，卡林顿开始笃信上帝。现在他是一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相信清贫有利于灵魂，所以他生活在斯巴达式的贫苦条件中，并也逼迫他的租客这样做。他愿意快速地向任何听众解释他的宗教信条，事实上这也是唯一的他愿意大谈特谈的话题。他很害怕警察，他也清楚自己的租房违反了好几条建筑条例；如果调查员是警察或其他类型的官员的话可以利用这一点对

付他，或是威胁他说要把他的事曝光给这些人。

卡林顿在 1905 年买下了北哨兵街的这栋楼，当时这栋楼的前主人死于流行性霍乱。在那之后他就一直住在这里，多年来把房间租给各种不同的租户。

如果询问他 5 号公寓的租户的话，他会不怀好意地看着调查员。他认为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是一个妓女，因为他只在晚上看见她，带着一堆不同的男人进她的房间。她总是在天黑后回来，早晨就离开。卡林顿会迅速地向调查员解释这一点，称她为“无耻的荡妇，娼妓般的女人”，“注定要被地狱永恒的火焰灼烧”，边说边搓着干燥的双手轻声嗤笑着。他还会特别提到米莉亚姆淫荡的举止和满口粗俗下流的笑话。她绝对不是个好的基督徒，他说。

卡林顿还会怨恨地接着说，米莉亚姆麻烦不断，总是在房间里跟人争吵喊叫，抱怨着“我用我自己的双手努力工作却得住在这个破条件的地方”，非常讨人厌。要不是她每月都准时交 40 美元的租金，他早就把她扔出去了。

租客

被迫住在卡林顿公寓楼这个名副其实的贫民窟里的人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仅因其境遇而聚集于此。每名租客的情况如下文描述所示。

一号公寓

一号公寓位于一楼，住的是房东以西结·卡林顿。屋里陈设破旧，潮湿而不满条纹的墙上挂着许多十字架与宗教标志。贴得歪歪扭扭的墙纸里面与床垫底下藏着上百张钞票。

二号公寓

二楼租给了 21 岁的斯宾塞·厄普代克，他是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学生。他出身于阿卡姆世家，专业是文学。斯宾塞自诩诗人，不过他创作的少得可怜的诗篇都是模仿之作，缺乏想象力，过于放纵。尽管他住得起条件更好的房子，但他认为这样破败的居住环境是诗人的必要特征之一。他声称自己能从破败的环境中获得灵感，不过事实上他只是喜欢用自己居住的地方来让家里人感到震惊。

厄普代克不高不矮，不过身材很瘦。他的头发染成了黑色，颧骨很高。他喜欢那种吵闹喧哗的学生聚会，经常用留声机播放喧闹刺耳的爵士唱片。留声机旁边堆着一堆（没读过的）关于哲学和神秘学的书籍，都是简装本，买来就是为了给他的住宿环境增添简陋感的。厄普代克喜欢装模作样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他经常试图作出一副玩世不恭、目空一切的样子，不过通常只会让他显得冒傻气。

厄普代克自称跟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非常熟”，也就是跟她睡过一次。一开始他会说是自己勾引的她，不过【心理学】会发现这是假话。如果逼问他的话他会脸红，小声承认他与米莉亚姆的露水情缘实际上是

在她的坚持下发生的，不过他也不是什么难被劝动的人。他说他不会再跟她睡了。她是个婊子，厄普代克厌恶她浪荡的话语和粗鲁兽性的举止，以及她对他的（嗯哼！）索求。

“说到底，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那样的女人倒是以她自己的方式过得很快活，不过绅士还是更喜欢跟行为举止像个淑女的女人睡觉，不是吗？”

三号公寓

三号公寓租给了一家波兰人，姓皮扎克，他们刚到美国不久。一家人里只有父亲会说英语，说的还不是很好。乔治·皮扎克在阿卡姆沃斯特德工厂找了份工作，但他很害怕自己会被解雇，因为工厂正处于困境之中。他的妻子伊莉莎贝特在家照顾他们 4 岁的龙凤胎。她又怀孕了，三个月后就会生下他们的第三个孩子。乔治天黑后才会回到家，疲惫不堪，浑身污渍；伊莉莎贝特则同样会因涮洗、打扫和确保孩子们不被老鼠咬伤之类的事情而筋疲力尽，所以他们晚上 8 点就会睡觉。白天时常能听到龙凤胎兄妹饥饿的哭声。皮扎克一家不喜欢斯宾塞·厄普代克，因为他房间里吵闹的音乐声和醉醺醺的笑声有时会吵醒他们。由于皮扎克一家与人接触不多，而且刚到阿卡姆不到一个月时间，所以他们对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没有什么印象，几乎就没见过她。

四号公寓

四楼的奥赫恩一家，说的客气点，就是一家“白人败类”。他们是爱尔兰来的移民，贫穷而下流。父亲布莱恩 42 岁，挺着啤酒肚，暴力、残忍而好色，举止粗俗，身上长

打听汉娜

如果调查员问房东和租客认不认识汉娜·皮克林，他们会报以茫然的目光——附近住的人里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如果调查员向他们描述自己在打听的这个人的样子——年轻女子，苗条，金发，走路有点跛——或者询问谁住在5号公寓，他们会得知有一个叫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的人住在这个公寓，符合这个描述。尽管这个女人完全符合汉娜的外貌描述，不过人们会说她是一个外向（甚至是挑逗的）、吵闹、品行低劣的人，与调查员的那个邻居的形象完全相反。赫特菲尔德小姐住在这里三个月了，只在晚上出现，在14号傍晚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没有任何住户知道米莉亚姆-汉娜的双重身份，只有一个人怀疑她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如果告诉他们真相的话，大多数人会大吃一惊。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把这诡异的真相告诉他们，他们肯定会把故事卖给报纸；这会让人们重燃对此事的兴趣，并且毫无疑问会给调查员引来来自媒体和警方的不必要的关注。

着很多毛发。妻子海蒂则是个枯瘦的泼妇。夫妇俩都是酒鬼。他们的独子戴维15岁，是个小恶棍，跟芬恩帮四处鬼混。尽管戴维身材矮小，但他沉迷暴力；他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落井下石。奥赫恩一家在卡林顿公寓楼住了将近五年了，总是在拖欠租金。这一家人都特别痛恨警察，因为他们在爱尔兰的时候就经常跟英国警察和军人发生冲突。如果调查员试图利用自己的警方关系从奥赫恩一家嘴里获取信息，他们会被重重地甩上门，再也得不到一个字。

如果询问的话，布莱恩和海蒂都会说米莉亚姆是个“不是什么好人的荡妇”。布莱恩厌恶米莉亚姆的原因是，她因为他的粗鲁举止与浑身的汗味与毛发而拒绝了他的求欢。而海蒂的厌恶则完全是出于嫉妒。戴维·奥赫恩出于青春期男孩无止境的冲动而渴望着米莉亚姆。如果有人问他的话，他会吹牛说自己跟米莉亚姆“一直都在做”；同样【心理学】检定会看出这是个谎言。如果戳穿他的谎言的话，他会承认，尽管自己没跟她睡过，不过他认识不少跟她睡过的人。如果在场的调查员都是男性的话，他会承认自己曾经通过钥匙孔偷窥过米莉亚姆几次，不过什么都没看见；不过如果有女性调查员在场的话，他会出于不好意思而不会提到这件事。

如果调查员跟戴维·奥赫恩打听他“认识”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的朋友的话，他会索要几美元或一瓶酒或一包烟作为回报，然后领他们去见芬恩帮的人。这是一群爱尔兰年轻种族主义者组成的流氓帮派，满口脏话，经常在法兰西山区的街上四处闲逛寻衅滋事。由于戴维身材矮小，所以他被帮派当成小孩看，实际上他的昵称就是“小家伙”。戴维经常被派去跟比自己高大的人挑事；如果对方受不住刺激追赶“小家伙”，芬恩帮的其他人就会一拥而上。戴维会去台球厅或南部体育馆找他的朋友们，这些地方是中立区域，他们会对着敌对帮派岩石帮炫耀自己并互相瞪视。芬恩帮的总部位于敦汉姆砖厂，不过戴维无论如何都不会把调查员带到那去的。

这些大摇大摆的爱尔兰男孩中，有大约

一半人都跟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睡过一次或几次。他们说是她主动在街上接近他们的。

【心理学】检定会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他们声称米莉亚姆“非常狂野，嘴里叫喊着各种下流的话，让我做的事我从来都没听说过”。尽管他们都信天主教，但他们觉得跟米莉亚姆这样的女人上床是可以接受的，“毕竟，男孩子得为新婚之夜做做练习嘛，对吧？”不过他们都不会娶米莉亚姆这样的女孩；男孩到处上床是正常的，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新娘是处女。

五号公寓

米莉亚姆的房间在公寓楼的阁楼里。如果调查员没能劝动或者没有劝房东开门，他们也可以破门而入；但是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四处跟房客打听消息的事就会立即引起怀疑。卡林顿会针对任何破坏他的财产的人提起控诉，即使是哈登探长也无法让调查员免于上法庭，不过他可能设法减轻刑罚。即使是因为这么轻微的罪行而被逮捕、起诉和审判也会使调查员失去 1D8 点【信誉度】。

米莉亚姆的房间跟调查员见过的汉娜的房间完全相反。五号公寓是一间寝室客厅两用房，一面墙旁放着一张床，白天就折起来用作沙发；对面的角落里低矮的房顶下面则是一个小厨房。房间潮湿、阴暗、幽闭，只有一个圆形的窗户，位于屋檐下，就像是个舷窗一样。窗玻璃又厚又弯曲，景色也随之变形扭曲。灰泥抹的屋顶有的地方脱落下来，有的地方膨胀起来，墙上能看到老旧的横梁。整个房间杂乱无章，地板上散落着带

有污渍的床单和脏衣服。

分发材料#3

【侦查】检定会发现两件值得注意的东西

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日记选段

米莉亚姆是个坏姑娘。如果我是个好姑娘的话，那件事就不会发生了。上帝是仁慈的。我肚子里生长的那个东西在梦里向我低语，说我是个坏姑娘，败坏自己的名誉，自轻自贱，就像狗在内脏里打滚以掩盖自己身上的臭气一样。那让我痛苦。我做了坏事，妈妈说男孩子想要对我做的那种坏事。天啊，我双腿之间有一股欲望，我无法阻止它，有一团火焰，我无法扑灭它。汉娜不知道她睡着之后我对我们的身体做了什么。即使和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我也依然能感受到并铭记那种痛苦，即使换了一个又一个男人，我也赶不走这段记忆，我忘不掉。那不是个男人，不是个人类。我拼命逃跑，离开了敦威治。只有我不是我的时候，我才能忘记那件事，我成为了汉娜，但是汉娜不知道米莉亚姆的存在。当汉娜怀孕时，她就得让米莉亚姆占据主导，因为她不能知道自己怀孕，否则她就会陷入黑暗，忘记一切。汉娜不是真实的，她不怕黑暗，她也不会痛苦。天啊，主啊，上帝啊，我自己的一部分如此邪恶，我却无法烧掉它或是切掉它。它在我出生的时候被切掉了，但它又回来了，因为它知道它是我的一部分。汉娜也是我的一部分，但是我不是汉娜的一部分。当我是汉娜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我是自己身体里的另一个人。上帝啊，让我在敦威治长大并堕落……

西：

- 一张用相框装裱起来的色调阴暗的照片，照片上是两个女人，年长的那一个满脸皱纹、满头白发。相框似乎被人从房间一头扔到另一头过，因为相框变得弯曲了，玻璃碎了一地。照片里年轻一些的那个女人是汉娜·皮克林，跟她住在一栋楼里的那个调查员能够辨认出了；不过她的衣服要更加朴素、破旧，她的表情看起来也有些不一样，就好像这是另一个人一样。如果把照片出示给其他租客的话，他们都会认出这个年轻女子就是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正如调查员可能会猜测的那样，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照片里的老女人看起来有点像米莉亚姆-汉娜，如果调查员没有猜出来的话，【灵感】检定也会得出这是她的母亲。如果调查员研究汉娜-米莉亚姆的母亲的话，【医学】或【心理分析】检定会看出老太太的眼神和姿势都显示她已经老态龙钟了。
- 第二样东西是一本破旧的日记，半藏半露地放在床下一堆脏床单里。这本薄薄的日记有一半被写满了，上面的字迹笨拙而潦草，与汉娜的笔迹截然不同。阅读整本日记需要 1D6 小时。

这本笔记是米莉亚姆过去一年里简要记录的日记。第一部分记录的是一个 20 岁的天真质朴的敦威治女孩的日常生活，她帮母亲操持各种家务，因为母亲的病越来越重，无法自己照料家事。给奶牛挤奶，捡鸡蛋，做饭，去奥斯博恩商店买东西，之类的。1927 年 11 月 14 日是与此相关的最后一篇记录；

从此开始日记的风格开始变化。第二天，米莉亚姆显然是在家里受到了袭击，之后日记很快就变得疯狂起来。**分发材料#3** 所给出的日记选段展现的是日记后半阶段的相关段落。

阅读日记需损失 0/1 点 SAN。在阅读日记后，成功的【心理学】或【心理分析】检定会意识到，它记录的是典型的人格分裂症状，精神通过创造一个全新的人格来处理某种创伤。这个新的人格会完全占据主导，而原人格只会在面对压力或是特定的事件或刺激时才会浮现出来。

六号公寓

这里本来是建筑的地下室，不过贪婪的卡林顿把它改成了一个额外的房间。由于这里没有窗户，所以他每周只收 8 美元租金，而其他房间都要 10 美元。

地下室的租户是一个叫马修·海明威的画家，是一个蓬头垢面、性格阴暗的人。他不像其他艺术家那样喜爱金斯波特的如画美景，而是觉得自己需要更有气氛的环境来激发灵感。他觉得地下室的石头墙面、拱门、寒冷的空气和四处乱窜的老鼠最符合他的想法。海明威还喜欢在距离这里西边数个街区的老阿卡姆墓园里漫步。

海明威个子很高，衣衫褴褛，胡子拉碴，还有一头乱糟糟的染着颜料的黑头发（他思考的时候习惯挠头发），形象相当与众不同。他还习惯于白天睡觉，夜里画画；因此他面色非常苍白，眼睛周围经常有黑眼圈。他经

常吸毒，包括大麻、吗啡和可卡因，但都无助于改变他的性情。【心理学】或【心理分析】检定会发现他患有躁郁症，经常在深深的忧愁与狂野而歇斯底里的狂热举动之间来回转换。他的画作往往描绘着一些放荡而黑暗的主题以及其他类似的场景，还有病态的风景，偶尔也画人物（包括自己躺在棺材里的一幅画）。他的所有作品都体现出极高的才华，但这种印象派、情绪化的作品并不对大多数人的胃口。

如果询问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的话，海明威会大笑，询问调查员为什么他们想要打听“那个头脑混乱的女人”。他说她是个疯子，对此他毫不怀疑。有两次，当他深夜里从墓园漫步中回来的时候，他听到米莉亚姆在跟自己吵架，在自己平时固执的语气和一个娴静端庄的、根本不像她自己的声音里来回转换。海明威说他自己曾经近乎疯狂，所以他能够辨认出其他人是不是疯了。他还指出，根据她正常说话的声音（“我的意思是，当她不跟自己吵架的时候”）来看，米莉亚姆应该出身于敦威治——她有那个落后的地方的人所特有的慢悠悠的说话方式。

敦威治

调查员从米莉亚姆的阿卡姆房子里找到的线索指向了敦威治，这是一个破败落后的村庄，距离阿卡姆三四个小时行程。假设他们在 16 号早上动身出发，他们临走之前还能看到**分发材料#4**的报道。

分发材料#4

如果调查员到了 16 号中午还没动身前

皮克林案惊人进展

昨晚，对北加里森街旁发现的汉娜·皮克林的尸体的尸检显示，她在被害时怀有身孕。这个尚未出生的孩子连同相关的部分器官被从她的身体里取走了。警方认为是凶手取走了这些器官，并因此加紧搜寻犯下这一残暴罪行的案犯。据这一案件的主负责人麦克斯韦尔·斯威尼称，警方很快就会将犯人绳之以法。警方正在寻找致使这个姑娘怀孕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人杀死了她，而不是打算娶她。同时，警方建议年轻女士天黑后不要上街，发现举止不正常的陌生人时要及时报告给警方。只有犯下这一兽性的怪物被绳之以法，阿卡姆才能获得安宁。

往敦威治，他们会看到**分发材料#5**，《阿卡姆公报》下午版上登载的一篇小短文。这种情况下，对敦威治的调查将会非常匆忙，调查员几乎是一到敦威治就会发现他们必须得赶回阿卡姆。

分发材料#5

通往敦威治的旅途一开始很愉快，但随

敦威治失踪事件

密斯卡托尼克河源头附近的敦威治村的村民称，过去 24 小时内他们的宠物与牲畜大规模失踪。当地人怀疑这是野生动物所为，因为他们发现了霍恩家的一匹马怪异地脱水而死、并被吃掉了一部分。敦威治警方打算在敦威治附近的山区组织猎捕。密斯卡托尼克河谷的长住居民可能会想起 1907 年和 1912 年在那片山区发生的难以解释的事件。

着他们靠近村庄，道路开始变得颠簸，山丘周围或顶上有奇怪的半掩半露的崩塌的石圈。路从山丘之间穿过，随着调查员靠近那片古老、昏暗的树林的边缘，他们会强烈地感受到荒凉中透露着的衰败气息。偶尔出现的农场房屋越来越少，并且看起来都年久失修，难以辨别里面是否有人居住。能看到摇摇欲坠的危墙、没有玻璃的窗户和已经坍塌的石墙。很少看到住户，能看到的人也都显得和他们破旧的家一样衰颓。

路上需要踏过一些峡谷或沼泽，上面架着的快要散架的木桥只会让调查员更加感到这里是一片充满秘密和危险的荒野。如果 KP 安排这一模组事件发生在“敦威治恐怖事件”之后，那么指向敦威治村的所有标志都被清除了；没有地图的话，调查员就必须问路，不过他们可能会害怕向排外的当地人问路所造成的后果。

最终调查员会抵达敦威治，这是在密斯卡托尼克河上游的拐弯处与朗德山山麓森林浓密的山丘之间的一小块聚居地。即使调查员早早出发，当他们抵达时也要快到正午时分了。他们会穿过咯吱咯吱的桥，到达村里。然后他们会看到许多破败的屋顶和古老的房屋，这就是敦威治。这个地方让人想起阿卡姆的法兰西山区最古老的那些区域，但是这里更加衰落。道路没有铺设过，满是泥泞，周围也几乎看不到现代化的设施，只有几条电话线能显示出这里与外面的世界至少还是有所沟通。

KP 可以借鉴敦威治扩展里的内容来增

加对这个村镇的描述。

新的恐怖事件

在 4 月 15 日夜里，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动身前往阿卡姆，留下了她的怪物儿子自己照顾自己。当天夜里，怪物从家里逃了出来，出于饥饿开始在附近觅食。跟它和姐姐米莉亚姆所生下的那个子嗣一样，怪物也以吸取受害者的生命能量（意志）为食。然而，由于它比自己的后代更接近凡人，所以它也需要吃肉，因此它的猎物的半枯的尸体上也会发现残忍的牙印。在白天，怪物藏在赫特菲尔德家的房子里，不过太阳一落山，它就会溜出来觅食，夜复一夜，直到它被阻止为止。

到了 16 号中午，大部分敦威治居民都会得知，有几家人的宠物和牲畜不见了；更糟糕的是，一匹霍恩家的马当天早上在马棚里被发现了——皱缩得可怕，并且被吃掉了一部分。流言与恐惧迅速通过刺耳的电话铃声传播开来。这件未解之谜成为了奥斯博恩综合商店里人们的主要话题。天黑之后，敦威治人会关上门把自己锁在家里，希望清晨来临。他们会避开陌生人，带着恐惧的目光急切地小声警告他们：“在发生什么让你永生难忘的事情之前，赶紧离开这里！”⁴《阿卡姆公报》的一位当地通讯记者会把这件事在下午版出版之前报告给报社；见**分发材料 #5**。

如果本模组设定在 1928 年 9 月的“敦威治恐怖事件”发生之后，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的一些居民会害怕这是恐怖事件再次

⁴ 原文的敦威治人台词带有明显方言口音，下同

发生。那些更老的、更易受影响的当地人开始商量着要把巫师沃特雷挖出来，烧掉他的尸体，希望能够除去他的魔法为敦威治带来的绵延不断的邪恶。

当天晚上，怪物会从赫特菲尔德家的房子里溜出来，继续袭击。这次，史密斯家最小的孩子失踪了，于是州警再次被找了过来。他们最后有没有找到什么要取决于 KP 安排，或许还要取决于调查员的行动。

奥斯博恩综合商店

这里可能是调查员调查关于赫特菲尔德一家、寻找通往他们家农场的路的第一站。这家商店建在公理教会教堂的旧址上（教堂的尖塔如今被拆除了），是敦威治人生活的中心。每天都能在这里见到形形色色的敦威治人，在大肚火炉旁边边下棋边交换故事。作为明显的陌生人，调查员一走进这里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他们离开时也会有人在背后偷偷议论。

乔·奥斯博恩是商店的店主，头顶光秃秃的，留着大胡子。他对来到这里的访客相对友好，但他礼貌的问答都透露着谨慎小心。和大多数敦威治本地人一样，乔警惕着外来者可能会在村子里引发的麻烦。如果问他关于赫特菲尔德一家的事，他会很乐意给调查员指明通往房子的路：“沿着敦威治路走，走过本森家，你就能看见他们家的巫术符号之类的东西了。要是你们走到老查理·霍罗威的房子去了，就说明你们走得太远了。”他会很好奇地问调查员找可怜的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做什么。乔会解释说，那个老太太疯了，

因为六个月前她女儿一言不发地从家里跑走了。琼斯医生偶尔会去看望她，确保她不出问题。最后这句话会激起周围闲人的附和，称赞塔克·琼斯，热情地谈论他良好的品质、温和的双手和医术，“尽管他没学过多少书本知识”。所有人都会对此点头称是，如果询问的话，他们也会提供琼斯医生的地址。

关于赫特菲尔德一家

如果调查员想打听更多关于赫特菲尔德家的事，他们需要【劝说】检定才能让周围的闲人们开口。不过这些人不喜欢被人催，如果调查员表现得不耐心的话，则需要承受-20 的减值。如果调查员坐下跟布兰德·威利下盘棋，或者请特伦斯·卡希尔喝杯酒（他会很明显地暗示自己有多渴——“哥们讲故事的时候嗓子总是很干啊”），然后耐心地从这些闲人们那里打听消息的话，则按照正常成功率进行检定。

尽管这些人会为具体日期而争论不休，并很容易开始回忆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不过他们还是会讲出一些关于赫特菲尔德家的往事。看起来现在 40 多岁的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在年轻时是个野姑娘；她和几个坏家伙来往，包括已故的拉薇妮亚·沃特雷（提到拉薇妮亚·沃特雷，他们可能会开始讲关于沃特雷家的一整套故事——拉薇妮亚 1926 年的神秘失踪，威尔伯怪异的成长速度，等等）。有人说希拉里从小脑子有问题。尽管她没结过婚，但她在 1907 年生下了一个女儿。关于这个女孩的父亲有各种传言，传言还提到了希拉里生下孩子的九个月前所做的事，当时人们看到艾伦山顶发出了奇怪的光，传

来了狂野的叫声，那是老艾伯拉罕·威尔逊住的地方。随着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长大，这些谜团仍旧没有答案，但她看起来相当正常，也没有沾染许多敦威治人身上的那些陋习。对许多人来说米莉亚姆的逃离早有征兆，她已经长大成熟因而不愿待在敦威治了，她肯定是追求更好的生活去了。在米莉亚姆逃走之后，希拉里变得越来越孤僻，在她偶尔来商店的时候，大家都能看出她神志恍惚。

这些闲人们一打开话匣子，调查员就很容易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在这听他们讲敦威治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话，等到他们离开商店时天可能已经黑了，这可能就需要他们在敦威治过夜。尽管这里没有旅馆，但是乔·奥斯博恩可能找到几个人家愿意为一两个调查员提供一间闲置的房间或是马棚之类的。具体情况交给 KP 决断。

尸体

当调查员在奥斯博恩综合商店时，会有一个人推门进来，头上反戴着一顶邮差帽——他的肩膀上扛着一条狗的尸体。这是“帽子”普利切特，敦威治的邮递员。让乔·奥斯博恩吓一跳的是，“帽子”把狗的尸体扔在了柜台上，大家都能看到它干枯脱水得可怕，身上还被咬下了好几块肉。查看尸体需要损失 0/1D2 点 SAN。【自然史】检定会发现伤口是有颌的动物咬出来的，而任何疾病或毒药都无法造成这种可怕的效果。

“帽子”说他在霍金斯路上发现这条狗——或者说它剩余的部分的。他觉得这条狗是霍恩家的。他今天早上一路上听说六七

条狗都失踪了。商店里的谈话转向了这个新的可怕的话题（见“新的恐怖事件”里提到的这些人会谈论的事情）。如果调查员问的话，这些人会为他们指明受害的人家的位置。通往敦威治其他地方的路，比如艾伦山，也能在这里问到。

失踪和死去的动物

失踪的宠物和牲畜都被用来填饱怪物的胃口了。它贪得无厌，大杀特杀，残害的动物远远多于它生存所必需的数量。调查员可以拜访许多敦威治居民，不过所有人都会提到同一件事：这些动物就那么走开了，就连最忠顺的看家狗和最懒的猫也毫不例外，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16 号早上，霍恩家一匹高大的母马的尸体在马棚里被发现了。跟被拿到奥斯博恩商店的那只狗一样，这匹马的尸体也皱缩得可怕，上面也有咬痕。

“医生” 塔克·琼斯

这位敦威治的送葬人、兽医兼非正式医师住在村子西部，在他的房子之外的更荒凉的区域里房屋就渐渐变得稀疏起来。在一片废弃的房屋和杂草疯长的庭院里，塔克的房子显得格外显眼：他的前院草坪修剪得很整齐，尽管风吹日晒使得他的房子的涂漆有所剥落，显得发灰，但能看出有人在尝试打理维持它。如果调查员不打招呼直接上门的话，那么他们有 75% 的概率能碰上“医生”在家。如果他不在家，他可能是去诊治动物或者人类患者的伤病去了，也可能是正在房子后面给空棺材抛光。

塔克·琼斯是个 62 岁的老光棍，性格平和，招人喜爱。和他父亲一样，他也是个自

学成才的医生，30 多年来一直负责照看村里的健康问题。那些看得起病的敦威治人都去艾尔斯伯里看病了；而对琼斯来说，他既愿意收钱，也愿意收鸡蛋作为诊疗费。现在他养了一只羊，几只鸡，还有一只喵喵叫的小猫，都是最近几周里他出诊的报酬。如果向他询问“帽子”普利切特之前发现的那条狗的尸体，或者其他类似的脱水尸体的话，他都会表示自己也很困惑。

尽管塔克不是个专业的医生，但他却恪守专业的道德准则。没有合适的理由，他是不会背叛病人的信任的。具有法律或医学专业背景的调研可能能够【说服】琼斯医生给他们看他的诊疗记录。否则的话，无论调查员怎么苦苦坚持都不能打动他。不那么正直的调查员可能会使用蛮力或者偷窃获取这些信息；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是会被敦威治的虔信者教派不依不饶地复仇，这是一个比较乐善好施的类德鲁伊教派，崇拜着敦威治的荒野。相关内容参见敦威治扩展。

如果调查员告诉他米莉亚姆·赫特菲尔德/汉娜·皮克林死亡之事，以及她可能发生了人格分裂，从而取得了塔克医生的信任的话，他会给调查员看他的诊疗记录中关于赫特菲尔德一家的准确记述。这些诊疗记录存放在他杂乱而简陋的“手术室”里。见**分发材料#6**。

艾伦山

尽管可能不大，不过调查员还是有可能想要去艾伦山看一看。传言称希拉里·赫特菲尔德怀上女儿的时候曾在艾伦山进行某种黑暗的仪式。如果调查员去拜访塔克·琼斯的时候他不在家，他们也可能想要到处逛逛看看风景。他们还有可能想跟艾伦山上唯一的一个住户，老艾伯拉罕·威尔逊谈一谈。同样地，在奥斯博恩商店能够打听到前往艾伦山的路线：顺着敦威治路往西走，走过赫特菲尔德家，走到朗德山山脚下；下一条南北向的主路距离敦威治大约一英里半，它就正位于朗德山和艾伦山之间。顺着沿河路一直走，有一条南北向的岔路，亚伯拉罕·威尔逊的家就在沿岔路大约半英里远的地方。

和敦威治地区大多数的山丘一样，艾伦山上也有浓密的树林。山侧垂下的树昏暗而古老，茂密的叶子遮蔽着天空，发出低语般的轻响。这片原始森林非常古老，没有受到过人迹的侵扰。脚下的地面是松软的腐叶土。从路上走近艾伦山时，调查员能瞥见光秃秃的山顶上郑重其事地排列着一圈石头，直指头顶翩然掠过的云层。

乍一看，并没有什么小径从大路上通向山顶。不过叶子之中确实有一个缺口，旁边有一个老式牛奶罐做成的邮筒，上面刻着一个名字：“A·威尔逊”。邮筒和周围的灌木丛上都结了厚厚的蜘蛛网，上前查看邮筒的人会发现那里藏着一只比拳头还大的大蜘蛛。蜘蛛网上满是它所捕食的昆虫的干燥的尸体——底部还挂着一只田鼠的头骨。

塔克·琼斯诊疗记录选段

1907年10月31日

在年轻的拉薇妮亚·沃特雷的要求下，我陪她去了赫特菲尔德家。当我们到达时，我们发现希拉里·赫特菲尔德正经历着产前阵痛。她难产了。病人不断陷入昏迷又醒过来，连声喊叫。拉薇妮亚整夜守在床边，跟希拉里说着话，握着她的手。她一直对希拉里说“冯·容兹的指导”——或许拉薇妮亚接受过助产士的训练？这是我没见过的什么土方吗？我得调查一下——沃特雷家是个奇怪的家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左肩膀上长着一个肉块，大约苹果那么大。我做了个小手术把长着的东西切了下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发育不完全的胎儿，是这个孩子的双胞胎弟弟，不知怎么的在子宫里依附到了正在成长的胚胎上。出于科学研究的好奇心，我请求拿走这个古怪的东西进行研究和保存。不过它的母亲坚持要埋葬它，于是我把它交给了她。生下来的婴儿是个女儿，起名为米莉亚姆。母女平安。

（接下来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记录，记录的是米莉亚姆小时候的各种小伤小病。从1918年开始，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的精神状况每况愈下，被标记为“早衰”。其他条目里记录希拉里服用罂粟粒——一种麻醉剂——用作其歇斯底里时的镇静剂。再接下来的一条重要的条目如下所示。）

1928年4月10日

我又去看望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了。状况糟糕。她还没有从女儿的离开中恢复过来（她女儿六个月前逃走了，至今杳无音信）。她很快失去了自理能力，记忆力衰退，情绪狂暴，不断产生幻觉。她的体重也又下降了。她非常瘦弱，整体状况很差。曾经有两次，有人发现她半夜光着身子在街上大喊大叫，“寻找她的孙女”。她已经分不清自己、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女儿了。她忘记了自己的名字和自己的身份。她是把自己奉献给了什么吗？

【驾车】检定会发现上山的小路并不适合车辆通行。如果调查员非要开车上山的话，成功的【驾车/2】检定会让他们上到半山腰，之后就会发现路变得太窄了，难以通过；普通成功的【驾车】检定会让他们陷进沼泽里，需要一匹马或骡子才能把车拉出来；失败的检定会让车的轮轴损坏，不但需要马来拉，而且敦威治地区还没有办法进行修理。

亚伯拉罕·威尔逊

如果调查员明智地选择徒步登山的话，在他们气喘吁吁地攀登 20 分钟后就会看到亚伯拉罕·威尔逊农场的那几座摇摇欲坠的小房子了。敲那座行将崩溃的房子的门不会得到任何回应；调查员会发现这座狭小而少有家具的房子里根本没有人。在房子外面通过【聆听】检定能听到房子后方的一个棚子里传来了奇怪的动物的叫声。在昏暗的兽棚中一个用干草隔出来的隔间里，威尔逊正在帮一只母羊接生。母羊痛得厉害，威尔逊跪在它旁边。调查员会看到母羊一阵蹬蹄，羊羔伴随着一大滩血和体液滑了出来，而威尔逊惊叫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羊羔有两个头。羊羔发出了一声酷似人声的号叫，然后两个头就一起垂下死了。目睹这一场景的调查员需损失 1/1D3 点 SAN。

威尔逊自然被事情的转折吓得不轻，他对待访客的态度保守而谨慎，几乎不愿合作。提到乔·奥斯博恩的名字可能会让他的态度有所缓和。老亚伯拉罕个子很高，有着啤酒肚，留着长长的白头发和白胡子，嘴周围的胡子里还能看到烟草的碎末，天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智慧。在他对调查员的态度缓和之

后，他就愿意开口了。

威尔逊是个爱开玩笑的人，他会邀请调查员进屋喝茶。屋子里有一把椅子的一条腿比其他的腿短两英寸，调查员之一坐上去时会险些跌倒在地，而威尔逊就会顽皮地低声笑起来。威尔逊从小住在艾伦山上，见过那么几件奇怪的事情，不过他不愿意谈论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他觉得世界上有那么多美的东西、有趣的东西，不应该把时间花费在讨论那些阴森的东西上。（他在艾伦山顶的石头中间竖起来的稻草人——见下方描述——是他搞的另一个恶作剧。如果调查员问起的话，他会收起笑容说：“提醒你们，我竖起来那东西可不是为了吓走乌鸦的。”他不会进一步解释。）

如果问他赫特菲尔德的事的话，老亚伯拉罕会回想起他 22 年前曾经看见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在山顶的火堆旁边跳舞。他就只知道这么多，不过他会补充一句，“敦威治周围的山顶上总是会发生各种各样奇怪的事。啊，山脚下也是一样。”说完他会哈哈大笑，然后把话题转向一些更令人愉快的事情上去。

山顶的石头

如果询问他山顶的石头的话，亚伯拉罕·威尔逊会指给调查员看他的农场后面的一条狭窄的小路，并说这条路能够通向山顶。调查员要再辛辛苦苦地爬一个小时才能到达山顶。随着他们接近山顶那片光秃秃的地方，【侦查】检定会让调查员瞥见一个衣着破烂的人形生物站在石头中间，它背朝着小路，胳膊伸开，就好像在祈求什么。走到空地中

间，调查员会发现这只是一个稻草人，不知道为什么会立在这里，周围也没有庄稼需要它保护。走近看的话，他们会看到用作稻草人脸部的南瓜已经烂成了泥状，有许多蛆在里面蠕动。

山顶没有一棵树，地面暴露在冷飕飕的风里，八根神秘的石柱围成一圈立在那里。除了顶上附着的地衣和真菌以外，石头上没有任何记号。这里就是希拉里祭拜莎布·尼古拉斯，并被这位可怕的女神受孕的地方。不为任何人所知的是（可能只有希拉里在梦中才知道），山的内部藏着一个古老的许珀耳玻瑞亚人建立的黑山羊神庙。

可选内容：恐惧的村庄

KP 可能打算安排一些事件来逼迫调查员留在敦威治过夜。在夜里，怪物会从家中溜出来觅食。调查员可能会撞见它，比如看见它在车灯前猛冲过路，或是发现它正在啃食史密斯家的孩子（见下），又或者甚至是跟着一堆拿着枪、草叉和火把打算杀掉它的村民们找到它。这些情况都让调查员有机会跟踪怪物回到它的家中，或许就能阻止敦威治发生新的恐怖事件。

前往赫特菲尔德家

赫特菲尔德家显然在调查员来到敦威治所要去的地方里排名前列。或许希拉里·赫特菲尔德能够帮调查员搞清是什么袭击了米莉亚姆，导致她逃到了阿卡姆，最终死在那里的。如果没有乔·奥斯博恩的指路的话，调查员很容易就会迷路，根本找不到赫特菲尔德家。在有指路的情况下，调查员会穿过许多古老的、破旧的房子，最终抵达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的树木环绕的家。下面描述了距离赫特菲尔德家最近的三家邻居（本森家，史密斯家和霍罗威家）。

本森家

这个五口之家是在两年前才搬到敦威治的。在得知这个地方有异教教派（之前提到的虔信者教派）活动后，他们就在房子的外墙上涂画了巫术符号。房子的墙比村子里大多数的墙都结实。他们的窗前还挂有巫婆球⁵，在微风中摇晃碰撞着。调查员会发现本森一家人非常紧张，信仰非常虔诚。彼得和阿比盖尔夫妇害怕虔信者教派，因此他们不敢告诉调查员太多事情。如果调查员告诉他们自己来自阿卡姆，他们就会放松一些。他们跟邻居来往不多，准确说是跟敦威治任何人来往都不多，所以他们没听说宠物失踪的事情，也没听说发现脱水的尸体的事情。这些事会让夫妇俩更加不安。本森家的孩子们都很瘦，眼睛大大的，很容易受惊。他们都只在房子附近玩耍。

⁵ 彩色玻璃球，民间认为挂在窗前可以抵御邪灵。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tch_ball

如果询问他们关于附近的赫特菲尔德家的事情的话，不需要心理学检定也能看出他们脸上掠过的恐惧感。最小的孩子会嚎啕大哭，阿比盖尔会划十字祈祷。需要【劝说】检定才能让他们开口谈论邻居的事。当他们说话时，他们会压低声音以确保她（指希拉里）不会听到。本森一家人坚定地相信希拉里是个女巫；过去几个月里有好几次他们都看见她顺着路边走边独自大笑；再之前，她因为他们家的狗追赶她养的鸡而诅咒了它，然后狗就死了。彼得·本森去质问他关于狗死了的事情，希拉里同样诅咒了他，第二天他身上就起了许多疹子。对于孩子们来说，希拉里的外表就足以让他们觉得她是个女巫了。当调查员们离开时，彼得·本森带着家人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唱起赞美诗。他们的声音听起来绝望而恐惧。

史密斯家

史密斯家的男主人十年前去世了，女主人辛苦而疲惫地尽力抚养着家里的七个孩子。当调查员来到这里时，史密斯夫人带着最小的四个孩子出门了。调查员敲门过后等了很久，才有一个瘦高笨拙、眼神空洞的青年来开门。他松弛的脸上溅着血，手里还拿着一把血迹斑斑的短柄斧头。在沉默片刻后，一只没有头的鸡从他的两腿之间冲出来跑进了院子里，脖子还在不住地往外喷血。进行【自然史】检定失败的调查员需要损失 0/1 点 SAN，成功的则不会对这一幕大惊小怪。

开门的年轻人是 17 岁的克莱布·史密斯；【心理学】或【医学】检定会发现他有些弱智。他 14 岁的弟弟戴维和 15 岁的妹妹玛丽

也在家，姐弟俩正在破败农舍的一个阴暗的房间里乱伦。粗略地看看这个农场就会发现它状况很差，房子都摇摇欲坠，养的动物都骨瘦如柴，土壤也很贫瘠。如果询问赫特菲尔德家的事情的话，史密斯家的孩子们反应各有不同：面有愠色，害羞，糊涂，或是不信任。在路上，史密斯夫人只会为她的邻居说好话，而孩子们则什么都不会说。

史密斯家的狗“芥末”是一条身上长满虱子的黄色杂种狗，它也同样不见了。目前还没有找到它的尸体，孩子们都为此泪眼汪汪、焦躁不安。“芥末”已经成为怪物的牺牲品了，史密斯家最小的孩子也即将面临同样的厄运。如果调查员在 16 号傍晚之前到达敦威治，他们可能还有时间在怪物袭击孩子之前打败它。

怪物的袭击

KP 可以把这一幕安排在调查员来到史密斯家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时间必须在黄昏来临之后，只有这个时候怪物才会出门狩猎。此外，调查员也可能在晚些时候听说袭击的事情并前来调查。

当史密斯夫人在厨房做饭或是在与调查员说话时，怪物从房子一侧开着的窗户里溜进了最小的孩子住的房间。家里的狗本可以发出警告，但它前一天夜里就被杀死了。当怪物扭曲的、滴着黏液的身体越过窗户进入房间时，小孩醒了过来，开始尖叫。如果调查员在场，通过【敏捷×3】检定的调查员可以及时冲进房间，在这个形状扭曲的怪物从孩子床上方的窗户爬进来的时候与之对

抗。如果检定都失败了，那么怪物就会以其超自然的敏捷速度行动，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房间，窗沿上还有它留下的恶心的脓液，孩子的哭声渐行渐远——然后突然停止了。如果调查员没有看到怪物，而孩子被怪物抓走了，那么他们要损失 1/1D3 点 SAN；如果他们看到了怪物，但没能在怪物杀死婴儿之前阻止它，则要损失 1/1D6 点 SAN。

霍罗威家

调查员在这里什么都问不到。白发苍苍的老查理·霍罗威好几年都没跟人说过话了，他显然也不会跟调查员开口。他可能连门都不会开，虽然调查员能看到或者听见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老查理大部分时间都在阴暗的厨房里坐在一张嘎吱作响的摇椅上摇来晃去。

赫特菲尔德家

即使有乔·奥斯博恩的指路，调查员也需要【侦查】检定才能发现这个掩映在树影中的颓塌的房子。烟囱里没有冒出烟；当调查员走过杂草纷乱的院子靠近房子时，他们会发现一只或多只动物的尸体：干瘪，并且被咬下了一部分，就和之前在敦威治看到的那些尸体一样。随着他们靠近，他们会发现房子几乎一直被阴影所掩盖。房子周围长着许多树，树枝交错起来，树干长满苔藓，非常古老。黯淡的常春藤爬满了房子的外部，卷须软绵绵地耷拉在昏暗之中。调查员无论敲前门还是后面都无人回应，不过这两扇门都没有上锁。

房子里阴暗而潮湿，每个房间里都长着霉菌和真菌。窗帘和家具摸起来都湿漉漉的，有的甚至调查员一碰就会碎掉。房子里充斥着强烈的潮湿腐朽的气味，令人不快。更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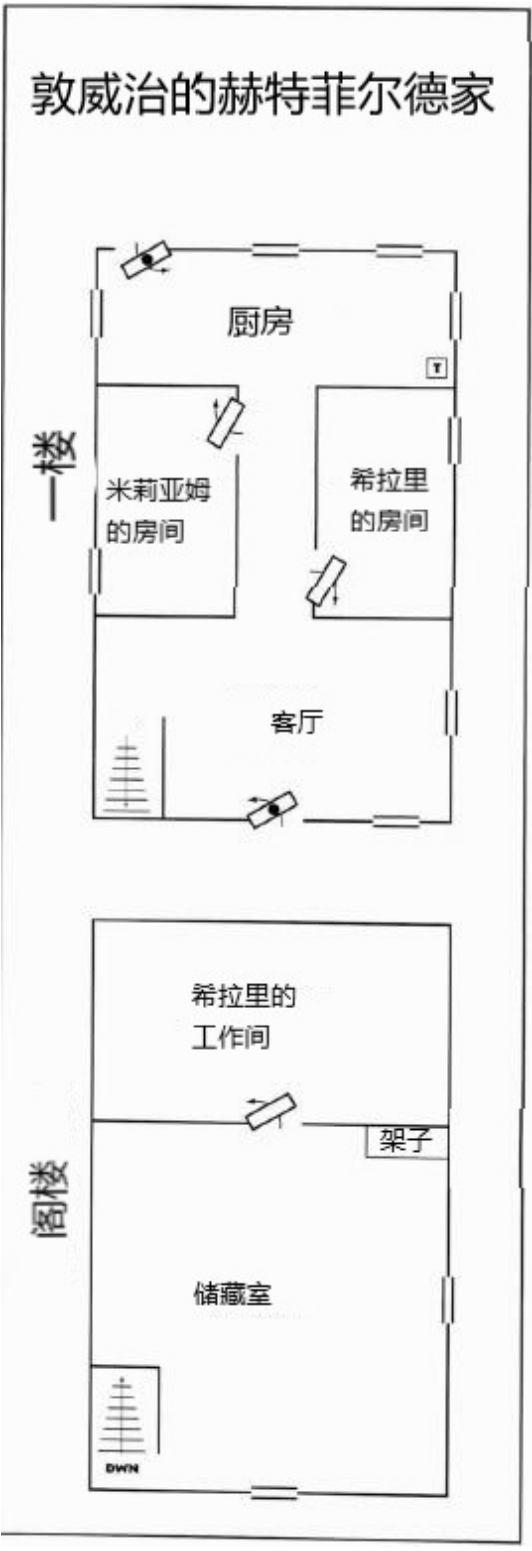


糕的是，几乎每个房间的每样东西表面上都有某种胶状的腐臭黏液留下的痕迹，在地板和墙壁上反复重叠。【克苏鲁神话】检定会辨认出这是某种下等克苏鲁神话生物留下的足迹。

由于米莉亚姆逃到了阿卡姆，变成了汉娜，以拯救自己破碎的心智，所以她曾经居住的这个房子已经变得越来越像它里面住着的其他人的样子了。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只是一个空壳，被自己的疯狂和对所崇拜的外神的狂热所驱使着。她一直奋斗的事业即将大功告成，她听到了召唤，时间快要到了。当调查员到达她的家的时候，希拉里已经在邻居们都没注意到的时候动身前往阿卡姆了。没有人知道她离开了，但是她的日记/魔法书里有关于她的目的地的暗示，见下方描述。

如果调查员在白天探索赫特菲尔德家，怪物可能正在阁楼里它的藏身之处睡觉。如果被打扰的话，它会在房子里爬行，试图逐个解决闯入者，它所到之处都会留下恶心的黏液足迹。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它都不会在白天离开房子。不过怪物不想死，它也不傻，所以如果寡不敌众的话它就会战略性撤退，可能会撤到地下室去。如果调查员在天黑后进入房子，怪物大概率正在外面狩猎，除非调查员是追踪它一路来到这里的。

房子大部分地方都没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就只有上面提到过的潮湿腐朽。厨房里储藏的食物都已经腐坏了，奇怪的是就连罐头食品也都坏掉了。希拉里和米莉亚姆的房



间里除了肮脏的床铺和灰扑扑的脏衣服之外没什么别的东西。客厅里的家具都马上就要分崩离析了。地下室的地面非常泥泞，有的地方还有数英寸深的小水坑，里面有几只青蛙和蝾螈，它们幸运地避开了饥饿的怪物。

分发材料#7

希拉里·赫特菲尔德魔法书选段
4月15日。这是我的宿命。我看到了迹象，群星归于正确的位置。通过我的身体，森之黑山羊诞下了一对双胞胎，一个长在另一个身上。我的儿子不是让我的女儿怀孕了，从而像古老的预言所说的那样孕育了那个伟大的孩子吗？冯·霍兹不是知道这一点，并把它写进了他的那本黑书里吗？古老的德鲁伊认为，三是一个神圣的数字，这第三个孩子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孩子，它将会成为真娃的血肉与女神的血肉之间的通路。她将会成为森之黑山羊的女儿，脓液之母，她登上神位就将预示着旧日支配者们的时代更加临近。就在今晚，我仿佛在梦中看到了我美丽的孙女的诞生，我一直以来等待着她。我马上就动身前往阿卡姆，在污秽与腐朽之中她等待着我的召唤，等待着女神的召唤。
/A! 莎布·尼古拉斯! /A! 脓液之母!

阁楼

房子最后一片区域是阁楼，可以从客厅上楼进入。阁楼的门在早些时候似乎被暴力打开过，【机械维修】检定会发现它是从里面被强行打开的。阁楼很大，看起来很空，由于低矮的天花板而显得有些幽闭。阁楼的主体部分放着几箱子旧衣服、玩具和废物。这里同样也和赫特菲尔德家其他地方一样潮湿腐朽。在阁楼另一端有一道门，门旁边有一堆架子。

当调查员探索阁楼时，每人都需要进行【幸运】检定；失败的人会踩进腐朽的地板里，造成1点伤害。屋顶松松垮垮的瓦片上长满了霉，在满是灰尘的空气中悬荡着，就像苍白的触手一样无力，抵挡不了风吹雨淋。如果调查员希望的话，他们可以在屋顶上插几个洞来让光透进来；这样做的话他们需要与屋顶进行力量6的力量对抗。调查员会发现房子其他部分覆盖着的恶心的黏液痕迹在这里更厚、更黏了。

仔细观察地面的话，会发现木板上有一层层的粉笔记号，新的随着时间覆盖在旧的上面。厚厚的霉斑似乎是沿着粉笔线长出来的。【神秘学】或【克苏鲁神话】检定会发现这些线条本质上是具有魔力的，但看不出它们的具体用处，只能判断出可能与繁殖仪式有关。

阴暗的角落里的架子很不牢固，上面放着许多不同大小颜色的罐子。有的里面装的似乎是甜菜、豆子和番茄之类的东西，其他的罐子里的东西则令人作呕（鱼罐头）或是浑浊不清（果酱、果冻和番茄汁）。在观察最底下一层架子时，【侦查】检定会注意到，尽管架子上面几层都是直接能看到后面的墙的，但是最下面这层却是与墙相隔开的。在夜里，调查员可以安全地挪开架子，露出最底层架子后方盖满黏液的小房间。如果是在白天的话，怪物藏在小房间里，当调查员要移开架子时，它就会把架子推倒砸在闯入者身上。调查员需进行【闪躲】判定，否则就要被上方的架子和破碎的玻璃砸伤，受到1D6+1点伤害；此外调查员还会被架子压住，

需要与体型 10 进行力量对抗来挣脱。同时，如果调查员孤身一人或是无法脱身的话，怪物会进行攻击，不过它更愿意逃到房子的其他地方去。它会藏进壁橱或趴在门上，等待偷袭的机会。现在怪物和调查员展开了一场绝望的猫鼠游戏，怪物是猫，调查员是鼠，因为怪物更了解这个房子。它在半淹水的地下室更加自在，因为它可以从水坑里突然冒出来进行攻击，并试图淹死调查员。

怪物

尽管体型不大，但米莉亚姆的怪物弟弟非常危险。它弓着身子，流着口水，小眼睛里充满恶毒的诡诈。它长着人类的脸庞，与米莉亚姆-汉娜惊人的相似。这个胚胎般的怪物没有毛发，肤色暗淡，用强有力的长着爪子的胳膊拖着自己前进；它没有腿，只有一条肌肉健硕的尾巴。它清楚明白地是一个男性。黏液从它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流淌出来，这解释了房子里到处留下的黏液痕迹。这种黏液会在阳光下干涸，就像鼻涕虫一样。

希拉里的工作间

这个狭小而不通风的房间位于阁楼远端房门的后面。希拉里把自己关在这里，密谋了一系列疯狂的行为来让自己被外神受孕，并让生下来的一个孩子强奸另一个，然后被杀死，孕育出希拉里一直渴求的那个“孙女”：这个孙女将会变化成为一个可怕的新女神。

工作间没有窗户，当调查员开门的时候，房间里会发出干枯的沙沙声。这是房椽上挂着风干的许多束药草和叶子发出的声音，其

中还有几条风干的死蛇。远端的墙旁一张矮桌上堆着一堆零散的纸页，上面放着一个人类头骨。大部分纸页似乎都是天文学图表和星图。【天文学】检定会让调查员意识到图表描绘的是 4 月 17 日的星空的布局，而【神秘学】检定会得出，星星的排列意味着当天会发生非常可怕的灾难。对于同一技能（天文学或神秘学）进行再次检定会得出确切的时间是晚上 11 点。

工作台上还有两本很大的书。一本用破旧的黑色皮革包裹着，没有书名。它非常粗糙，看起来像是手工制作。里面松松垮垮的书页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而难以辨认的字迹。要破译这本书的内容需要进行【母语】（英语）检定，会发现这是疯狂的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的日记兼魔法书。日后阅读整本日记需要花费 25-INT 小时，会为阅读者增加 2 点克苏鲁神话技能，损失 1D3 点 SAN。其中选段为**分发材料#7**，浏览这本书几分钟就能发现这篇日记。

第二本书是 1845 年布莱德维尔版本的弗瑞德里希·威尔赫姆·冯·容兹所著的《无名祭祀书》的抄本。它会自然打开在某一页，显然是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经常研读的一页；文章内容见**分发材料#8**。阅读这篇文章将会增加 1 点克苏鲁神话技能，并损失 1 点 SAN。如果调查员日后阅读整本书，他将获得 12 点克苏鲁神话技能，并损失 1D8-1/2D8-1 点 SAN。这一版本的法术乘数为×3，包含的法术有为脓液之母赋能、召唤/送离莎布·尼古拉斯、召唤/控制黑山羊幼崽，以及 KP 选择的其他法术。为脓液之母赋能

的法术与**分发材料#8** 位于同一页上，因此很容易就能找到。更重要的是，利用希拉里在页边潦草写下的简单笔记，为脓液之母赋能——以及它的颠倒撤销咒文——很快就能学会，时间为 24-INT 个小时。

咒文：为脓液之母赋能

这个法术需要在莎布·尼古拉斯在场的情况下施放，施法者会随着莎布·尼古拉斯的歌声而歌唱，激发她的万千子嗣之一开始发生转变，把它变成一个下级独立神明——脓液之母。施放法术需要消耗 3 点意志和 1D10 点 SAN。咒文颠倒过来将会摧毁上面提到的子嗣；要想成功，施法者（们）需要消耗同等的 SAN 值（但不需要消耗意志），并与施放正常版本法术的人的 MP 对抗；同样要在莎布·尼古拉斯的歌声中进行。无论是哪个版本的花术，黑山羊的声音都是必不可缺的要素，并且如果莎布·尼古拉斯不在场的话，这两个版本的花术都无法成功施放。要使任一版本的花术施放成功，施法者或协助其进行施法的人需要进行成功的【歌唱】检定。

回到阿卡姆

根据在敦威治的发现，调查员现在会意识到他们必须回到阿卡姆来阻止脓液之母的赋能。希拉里·赫特菲尔德正在徒步前往阿卡姆，17 号晚上 10:30 才会抵达阿卡姆垃圾场。当她抵达时，她将会召唤莎布·尼古拉斯，然后开始为脓液之母赋能。见模组开头的事件表格。同时，17 号的《阿卡姆广告人》将刊登一篇文章，见**分发材料#9**。

调查脓液之母

在得知希拉里创造脓液之母的疯狂计划后，调查员可能会想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脓液之母的信息，他们可以去密斯卡托尼克大学图书馆，也可以研究自己手里的神话典籍。

分发材料#10 和**#11** 是一些神话典籍里关于脓液之母的选段；这些段落可以由 KP 决定出自哪些书籍。

分发材料#9

宠物失踪事件不断发生

心爱的动物伙伴持续走失

阿卡姆——截止至本刊发刊时，我们已经接到了超过 50 起宠物失踪事件的报告。过去 24 小时里，许多阿卡姆人家里的狗、猫、仓鼠、甚至羊都消失不见了；事件发生地点主要分布在密斯卡托尼克河北岸。西德比街 211 号住着的 52 岁的查莉蒂·奥古德小姐说，她拴着养起来用来修建自家草坪的羊贝阿特丽丝突然咬断了自己的皮革拴绳，顺着北加里森街跑走了。没有人见到过贝阿特丽丝或其他失踪的动物。本报提供 5 美元赏金来寻求能够让失踪动物回来的线索。阿萨·尼克尔斯警长称这是一场“残忍的学生恶作剧”，并很抱歉地表示他没有人手来追踪应为此事负责的人，因为他的手下都正忙于调查汉娜·皮克林谋杀案。不过有的市民认为这个问题比想象中要严重，他们指出，据报道昨天在敦威治也发生了类似的宠物失踪潮。

分发材料#8

冯·容兹的《无名祭祀书》选段

代表着疯狂的生长与猥亵的繁殖的邪神中，有威尼斯黑暗邪教所崇拜着的不洁之源，有通过把受害者溺死在排泄物中进行祭拜的亚得里亚女王，还有万千子嗣的森之黑山羊。这个原初的女神被理智者所回避，她的教派被智慧者所否认。但是我亲眼见过祭拜她的森林，位于欧洲中部的山脉里，以及科西嘉岛和撒丁岛上。不过，我还没有见证那里举行的可怕的仪式，否则我也不会活下来写下这些字句了。

在科西嘉岛上，我的向导是一个阿拉伯人，他曾经在暗月之下与邪教共舞，但他担心自己的生命，于是他离开了教派。他给我讲过一个关于脓液之母的预言，这是黑山羊女神的孙辈。女神将通过一个凡人女性孕育后代，既作为父亲也作为母亲。这个女人的孩子将会乱伦，生下脓液之母。长久以来我都会在夜里被自己喉咙里发出的尖叫惊醒，我在梦里看见了脓液之母，因为我的向导把她描述得太清晰了，唤醒了她恐怖的温度。那个阿拉伯人说，预言已经写明了，脓液之母的降临预示着旧日支配者们将从地球深处的黑暗沉睡之处醒来。

当讲到这里时，我的向导沉默了下来，开始颤抖。又过了很多天晚上，我才鼓动他告诉我那首群星正位之时必须哀号出的歌曲。这首歌将会唤醒孙辈的神格，将她转化为脓液之母，然后开始她恐怖的主宰。这首歌对我而言非常可怕，当我想起向导唱出这些音符的怪异方式时我依然浑身发抖，但为了研究起见，我把它记录在这里。如果按照我所写下的方式歌唱，它就会激发即将成为女神的子嗣体内蛰伏的力量。倒过来唱的话，它可能能够在她的来临摧毁世界之前摧毁她。我向上帝祈祷这种事永远不必发生，但我知道我的祈祷是徒劳的。

悲伤的是，在我忠诚的阿拉伯向导向我揭露邪教秘密的几天之后，他就死于浴中，他的身体腐坏成了液体。我逃离了科西嘉岛，担忧着自己的生命，但我绝对忘记不了当我看向他皱缩的、渗着黏液的脸庞（或是脸庞剩余的部分）时所看到的表情。那是极度的恐惧，总有一天当我照镜子的时候，我也会看到镜中自己的双眼流露着这样的神色紧盯着我。

分发材料#10

《伊波恩之书》选段

时间不是连续不断的，未来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我预见到了阿撒托斯之卵的降临，也预见到了群星改变轨迹、死者苏生之日旧神的城堡从海水中涌出。我预见到了尚未诞生的亚特兰蒂斯国随着时间倾颓，也预见到了那些王国在她的阴影之下盛衰——被蛇所庇佑的斯泰吉亚，阿奎尼亚，埃及和罗马。请牢记我所预见到的事物，因为这是末日的征兆，是那些永生不死的做梦者回归的预示：野兽之衰亡，死亡之城拉莱耶之升起，脓液之母之热吻，毁灭之先驱格赫罗斯之回归，以及万曲之终结。

分发材料#11

《蠕虫的秘密》选段

不要注视潜行者，也不要试图了解森之子嗣，因为生育它们的败坏之源对闯入者毫无怜惜。牢记俄尔普斯在深林之中遇见酒神狂女后降临在他身上的命运吧。森之黑山羊不断产生着子嗣，但终有一日将会有她的子嗣从人类的子宫中诞生——本应为一的两人，他们的后代将成为脓液之母。整个世界都将在她的蹄下颤动，她即是岁月终结之女神。

“……在腐朽之中”

希拉里的魔法书暗示着子嗣不断生长等待转化的地方：阿卡姆垃圾场，就在它杀死米莉亚姆-汉娜而来到这个世界的地方不远处——如果调查员没有想到垃圾场的话，允许他们进行【灵感】检定。到 17 日下午，子嗣已经生长到了能够防御物理攻击的阶段。此时，垃圾场到处都是老鼠、猫、狗、浣熊等动物的干瘪枯萎的尸体。它们的尸体环绕着这潭死水，它们的皮和骨构成了一片像棕纸一样的地毯，踩上去嘎吱作响。所有的尸体都扭曲变形，仿佛经历了极大的痛苦。目睹这些尸体的状况需损失 1/1D3 点 SAN。如果调查员寻找哈利·科芬的话，现在他们会在他的棚屋里发现他——准确的说是他剩余的部分。他也变成了一具皱缩干枯的皮包骨头的尸体；目睹可怜的哈利的尸体需损失 1/1D6 点 SAN。如果调查员今天没发现哈利的尸体的话，再有人发现他就是数天之后了。

子嗣的藏身之处

垃圾场最低处的水池是一潭死水，泛着油光。一辆锈迹斑斑的 T 型车的前半段扎在水里。子嗣在水面下的黏液与臭泥中安睡生长着，它的触手有气无力地起伏着。它等待着自己的祖母（疯希拉里与森之黑山羊）用歌声将它唤醒。即使在子嗣成神之前攻击它，它也依旧很强大。如果调查员靠近水池边数英尺范围之内，就会让子嗣意识到闯入者——或者是猎物——的存在。

调查员进行【侦查】检定能够注意到池边有一堆干肉。【医学】或【生物学】检定会意识到这是人类的子宫，也就是汉娜-米莉亚姆的尸体上缺失的器官。子嗣在从母体中逃离时被子宫缠住了，只有在进入水中时才才得以挣脱。需要注意的是，靠近检查这一器官意味着调查员将会靠近水面边缘，有 50% 的概率让子嗣发觉到食物的存在。

如果子嗣发现附近有食物，它会袭击调查员，用触手抓住他们，吸取他们的意志。这需要进行成功的触手攻击检定，并在接下来每轮中进行成功的意志对抗；如果子嗣对抗胜利，那么调查员每轮会失去 1D3 点意志。调查员可以与子嗣进行力量对抗来挣脱，这种情况下子嗣的力量数值要根据抓住的目标个数而平分。子嗣以这种方式最多可以同时攻击四个目标。在这种攻击方式下，它的大部分形体都藏在水下，所以对它进行的攻击要-50 成功率；调查员能够对触手造成伤害，但是没有用，因为只要他们没有伤害到它的身体，它就能长出许许多多这样的触手。

如果调查员伤害到了子嗣的身体，它就会被激怒，下杀手攻击。它首先会抓起那辆 T 型车的残骸向一名调查员扔过去（没能闪躲成功的人要受到 3D6 点伤害），然后从水池里一跃而起，溅起一阵污浊的水花，挥动着触手。目睹完整的子嗣需损失 1/1D10 点 SAN。子嗣会继续用触手攻击，或是用大块的废物扔向敌人，直到它或敌人有一方死亡为止。

如果调查员在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之前到达垃圾场，他们就有可能在子嗣成神之前解决掉它，不过这不会很容易。在此之后他们还得解决疯狂的希拉里，不过至少他们不用面对莎布·尼古拉斯降临的摄人心魄的恐怖了。

等待希拉里

希拉里·赫特菲尔德会在 10:30 抵达垃圾场，不久之后便是星象所预示的子嗣成神的时间。她会立即开始召唤莎布·尼古拉斯；由于子嗣的存在和正确的星象，她只需要花费 10 点 MP 就能 100% 成功召唤莎布·尼古拉斯。调查员可以在咒语完成之前杀死这个疯女人，但子嗣会被惊醒来帮助这个女巫。如果调查员能够阻止希拉里召唤黑山羊，或者在莎布·尼古拉斯降临之后将其遣返，他们就可以阻止脓液之母的赋能。

进行成功的【克苏鲁神话】检定的调查员会意识到希拉里正在召唤莎布·尼古拉斯。如果他们没能阻止她声音恐怖淫猥的仪式的话，就会有怪异的云彩突然遮盖住月亮。一股冷风吹来，在垃圾场四周呼啸，把垃圾场里的废纸吹得扑扑作响。然后黑山羊开始成形，这是一个梦魇般的不断流动着的形体，它的许多张嘴、蠕动着赘生物与周身模糊地凝结起来的气态物质都向下滴着恶臭的黏液。在这巨大而丑陋的形体之下，肮脏的腐液冒着泡，怪异的生物不断出现又迅速灭亡。冷风将臭气吹到调查员的脸上，令人作呕。目睹莎布·尼古拉斯的显形需损失 1D10/1D100 点 SAN。

在莎布·尼古拉斯现身之后，希拉里就会开始为脓液之母赋能，这个咒文将会让子嗣变成一个新的女性邪神。当她开始用她疯狂而沙哑的声音开始唱歌时，莎布·尼古拉斯也加入了合唱——那是一种可怕的和声，充满了低沉的低音与仿佛能撕裂耳膜般的近乎超声波的尖锐鸣叫。听到莎布·尼古拉斯的恐怖的歌声需损失 1/1D6 点 SAN。

如果调查员知道为脓液之母赋能咒文的反向咒文，现在他们就可以施法了。要成功的话他们必须在与希拉里的意志对抗中胜利，并进行至少一次成功的【歌唱】检定（每个参与仪式的调查员可以进行一次检定）。所以知道咒文的调查员都可以参与施法，将他们的意志进行加和之后与希拉里进行对抗；所有参与施法的人都要相应地扣除 SAN 值。

如果调查员成功了

莎布·尼古拉斯的歌声渐渐与调查员自己的歌声调和起来，盖过了希拉里的歌声。子嗣拍打着水面，以惊人的速度开始转化，体型不断扩大；目睹这一场景需损失 1D3/2D10 点 SAN。但随着它不断扩大，它的身体开始破裂，它沾满黏液的皮开始大块脱落，最终它彻底崩坏成了一堆黏糊糊的东西。莎布·尼古拉斯的歌声也渐渐衰弱，最终黑山羊将会回到它原本身处的那个维度去，而调查员则将面对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的怒火。

如果调查员失败了

希拉里的歌声在狂喜之中变得高亢起

希拉里·赫特菲尔德

这个瘦骨嶙峋的女人彻底疯了。她从敦威治徒步走到了阿卡姆，满身泥泞，身上划出了许多伤口，不断流着血，衣服都被撕裂了，从身上耷拉下来。她皱缩的脸上沾着苔藓，一头白发里满是树枝与枯叶，混浊的眼睛里燃烧着野性的光彩。她时常自言自语并放声大笑。她多年来一直忠诚地信仰着森之黑山羊——她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个亲戚带入了邪教。她疯得无可救药，但依旧非常聪慧。

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促成脓液之母的诞生，因此她不会眼睁睁看着调查员把一切都毁掉。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巫，她疯狂的精神状态让她变得更强大、更持久。但是她不会自寻死路，如果她觉得情况不妙的话就会逃走，以策划日后对调查员进行复仇。

法术：液化血肉

该法术需要 2 轮时间施法，消耗 1D10 点 SAN 与 8 点 MP。施法者需与目标进行意志对抗，成功的话，第一轮里目标身上会长出许多溃烂的疮。在下一轮开始，疮开始流出脓液，目标需进行成功的【体质×3】检定，否则就会被脓疮发出的臭气熏得呕吐不止。第三轮和第四轮，受害者的血液和液化了的内脏会从疮口流出，致使其死亡。

来，子嗣随之浮上水面，开始了最终的转化。脓液之母诞生在了垃圾场之上，这是一个巨大的怪物，身上滴落着浓痰，渗出恶臭的脓液，挥舞着无数长着眼睛、大嘴或其他肢体

的触手：目睹这一场景需损失 1D3/2D20 点 SAN。莎布·尼古拉斯朝着它所被召唤而来的维度隐去，留下一地黏液和污物。希拉里·赫特菲尔德绕着垃圾场疯狂地舞蹈起来，朝着冷漠的星空笑叫着新的女神的名字，“脓液之母！脓液之母！”

脓液之母主宰下的世界

如果调查员没能阻止子嗣的转化的话，脓液之母就会以其不可言说的全盛之姿现身。尽管它的显现极为可怕，但它只会在地球停留短暂的一段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后，它就会缓缓进入其他维度；但在这段时间里，周围的所有地区都会感受到它恐怖的力量。即使调查员设法在脓液之母完成转化后杀死它，这些效果也依然存在。

当晚，那些内心敏感的阿卡姆人会因脓液之母的现身而发疯。有的人自杀，其他人则会不停说胡话，在精神病院的围墙之内度过悲惨的一生。在这场疯狂之后，阿卡姆的供水系统会意外出现毒性，原因可能是生长了某种有毒的藻类。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许多女人和雌性动物都会神秘地怀孕。这些孩子无一例外是死胎或是畸形，有的甚至会在子宫里腐烂，生出来的东西就像是一滩烂泥。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些现象是水中有毒而导致的。

包括调查员在内所有在脓液之母降临现场的人都会患上脓液之母的流泪诅咒。他们的全身各处都会长出溃烂的脓疮。这些恶臭而疼痛的脓疮需要几周时间才会痊愈，并使调查员的外貌永久下降 1D3。

结局

调查员很有可能没能阻止子嗣转化为脓液之母。如果转化成功，子嗣就会登上神位，向整个宇宙播散着疾病、疯狂与恐怖。调查员需为此额外损失 1D10 点 SAN。尽管脓液之母的出现是旧日支配者回归的象征，不过调查员在群星归位之时来临前至少还能再活 70 年。在此期间，他们会接连不断地被噩梦困扰：他们会梦见地球内部不断生长而又腐烂，从内而外毁灭整个地球，就像苹果里的虫子一样；他们还会梦见有毒的天空向下滴落着脓液，仿佛下雨一般。

如果调查员成功阻止了子嗣的转化，每人可以回复 2D10 点 SAN。在转化完成后杀死脓液之母只能回复 1D10 点 SAN，因为即使它只短暂现身片刻也依然会造成影响。杀死或抓住希拉里·赫特菲尔德可以让他们额外回复 1D6 点 SAN。不过，如果希拉里活了下来，她日后可能会用计谋和诅咒折磨调查员，具体情况由 KP 决定。

在模组中陷入不定期或永久疯狂的调查员可能会患上霉菌/真菌/黏液恐惧症，或是产生清洁强迫症，或是两种都有。他们还可能患上细菌恐惧症、失忆症或失心疯。

最后，协助警方调查并且没有违法法律的调查员可以增加 1D4 或更多的信誉度，如果他们的信息帮助到警方调查汉娜·皮克林之死的话。如果调查员被警方发现进行非法行为，则要扣除 1D6 或更多信誉度，如果他们被送上法庭，则要额外损失更多。



数据

麦克斯韦尔·斯威尼警探，39 岁

STR 15 CON 12 SIZ 12 INT 15
POW 12 DEX 13 APP 9 EDU 15
SAN 40 HP 12

伤害加值：+1D4

武器：拳击 72 伤害 1D3+DB

.45 左轮 75 伤害 1D10+2

技能：闪躲 35 驾车 50 快速交谈 70

急救 53 法律 40 聆听 56 劝说 70

心理学 67 潜行 54 追踪 30

怪物，扭曲的双胞胎

STR 18 CON 15 SIZ 6 INT 7

POW 10 DEX 12 HP 11

武器：撕咬 50 伤害 1D4，并进行意志对抗，成功则吸取 1D2 点意志

爪击（×2）65 每次爪击伤害 1D6

技能：躲藏 85 潜行 85 侦查 45 追踪 60

SAN 值损失：1/1D6

希拉里·赫特菲尔德，邪教徒，母亲，祖母

STR 13 CON 16 SIZ 8 INT 18

POW 23 DEX 9 APP 6 EDU 5

SAN 0 HP 12

伤害加值：0

武器：爪击 70 伤害 1D4

恐怖的尖叫 意志对抗，否则晕一轮时间

咒文：为脓液之母赋能，恐惧注入术，液化血肉，召唤/送离莎布·尼古拉斯，召唤/控制黑山羊幼崽

技能：克苏鲁神话 35 躲藏 66 聆听 45

险恶地低语 99 神秘学 67 歌唱 75 潜行 82

子嗣，中间形态

STR 40 CON 14 SIZ 28 INT 13

POW 20 DEX 9 HP 21

伤害加值：+3D6

武器：触手（×4）75 伤害 3D6，并进行意志对抗，成功则吸取 1D3 点意志

投掷大型废品 50 伤害 2D10

技能：召唤动物猎物 100

SAN 值损失：1/1D10

脓液之母，下级外神

STR 60 CON 85 SIZ 64 INT 20

POW 45 DEX 19 移动速度 15 HP 75

伤害加值：+7D6

武器：触手（×10）90 伤害 7D6，并吸取 1D4 点意志

咒文：召唤莎布·尼古拉斯，召唤/控制黑山羊幼崽

SAN 值损失：1D3/2D10

莎布·尼古拉斯，外神

STR 72 CON 170 SIZ 120 INT 21

POW 70 DEX 18 移动速度 15 HP 145

伤害加值：+11D6

武器*：触手 100 自动抓住目标

撕咬 100 目标损失 1D6 点力量

踩踏 75 伤害 11D6

*可以用许多触手攻击，但每只触手每轮只能攻击指定的目标。抓住之后，每轮可以撕咬一次。

护甲：免疫物理攻击；能量与魔法伤害正常；消耗 1 点 MP 可恢复 2 点 HP

咒文：知晓适用于外神的所有咒文，以及创造时空门、阿撒托斯的恐怖诅咒、维瑞之印

SAN 值损失：1D10/1D100